

新中國的新婦女

中國婦女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代表團及其重要人物介紹

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
宣傳部
發行

新中國的新建設



3 0661 7396 8



久經鍛鍊的女戰士……………(一)

——西北婦女代表團介紹

各個戰線上的女戰士……………(七)

——華北婦女及其代表團介紹

華東婦女代表團介紹……………(三)

東北工業農業生產中婦女的偉大作用……………(二)

中原新解放區的婦女迅速組織起來了……………(二五)

苦難中英勇鬥爭的女戰士……………(三〇)

——國民黨統治區的婦女及其代表們

英勇鬥爭的女工翟淑珍……………王競(三六)

紅旗班長毛瑞仙……………陳惠(四〇)

— 1 —

堅貞不屈的侯五嫂	牛玉華(四)
女司機林先培	白杰(五)
堅持敵後鬥爭的女英雄李秀真	曉魯等(三)
女司令劉虎成	康英(六)
鋼鐵擔架隊一等功臣董力生	玉華(七)
爆炸女英雄孫玉敏	于良志(八)
冀中子弟兵的母親李杏閣大娘	皐(八)
軍烈屬模範李玉今	危秀英(九)
合作英雄張秋林	章熒(七)
女勞動英雄趙梅英	梁柯平(一〇)
農業勞動女英雄房明理	東北代表團(一〇六)
介紹盧子蘭	蕭鳳(一一)
治河女工程師錢正英	子岡(一二)
王青青訪問記	蕭揚(一四)

火線搶救女醫務工作者

——李藍丁與蔣南屏

..... 劉白羽(二三)

王二嫂下鄉接生

..... 劉衡(二七)

女縣長陳大娘

..... 蕭平(二四)

女區長韓秀貞

..... 玉華(二五)

女縣長白芸

..... 皐 (二六)

一切爲了孩子

..... 方曉(二六)

——記山東省托兒所的保育工作同志們

久經鍛鍊的女戰士

——西北婦女代表團介紹

西北婦女代表團，是從西北解放區婦女羣衆運動中湧現出來的，她們和西北廣大婦女在一起，經歷了蘇維埃土地革命，抗日戰爭和人民解放戰爭的三個革命時期，在西北極端落後的社會經濟基礎上，掙脫了重重的封建傳統，克服了無比的困難，熱烈支援了革命戰爭，積極參加了西北解放區的各種建設。



當一九四六年胡宗南匪軍進攻陝甘寧解放區的時候，全西北婦女全力支持了西北人民解放軍，陝甘寧解放區七十五萬婦女，節衣縮食，忍飢耐寒，支援前線，僅一九四八年上半年獻出了軍鞋九十三萬雙，縫製了軍衣三萬四千套，棉被一萬條。晉綏解放區祇晉西北地區，五十五萬婦女在去年一年中做了軍鞋八十九萬雙，鞋底一萬八千雙，單襪十三萬五千餘條，棉被十三萬六千餘床，軍襪二十五萬三千雙，僅軍鞋一項，即超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三年四年中婦女製鞋總數的三倍之多。不僅這樣，解放軍走到那裏，她們就在那裏磨軍糧，送茶水，看護傷兵，洗補血衣，放哨站崗，送信聯絡，參加後方的勤務工作，成爲人民解放軍的好助手。前年六月胡匪進攻隴東時，華池傷兵醫院不及轉移，一千餘傷員，分散在僅有八百戶的白馬區裏，平均一戶掩護一個至兩個傷員，婦女們盡心看護，做飯，看傷口，倒尿倒屎，直到傷癒歸隊爲止。婦女們對待人民解放軍的傷員，和自己的親人一樣，保德窰窪村乳婦輸流擠自己的奶，喂無法進食的傷員，挽救了傷員的生命。當她們面對着敵人的時候，不屈不撓，毫不动摇。陝甘寧邊區紡織英雄劉桂英被國民黨匪軍活埋，晉綏女英雄劉胡蘭被閹匪逮捕，以一威武不能

屈，金錢不能移」的精神，慷慨就義。晉南聞喜上郭林村女共產黨員王大牛，領導婦女進行反奸霸鬥爭，胡宗南匪軍進攻晉南時，地主告密，被胡匪捉住，敵人用嚴刑拷打，從鼻子裏灌涼水，逼她暴露軍情，但她自始至終沒有說出半個字，最後終於被胡匪用鐵釘把她釘在牆上而英勇犧牲了。在西北婦女代表團裏，在胡匪進攻時，曾經親自領導羣衆空室清野招待轉運傷員，參加支前工作的就有四位，而劉錕同志尤爲典範。

隨着西北人民解放軍的偉大勝利，大量殲滅了胡匪閻匪的部隊，光復了原有的地區，大大擴展了解放區，於是新老解放區的城鄉婦女們，又和西北人民在一起，一面和過去同樣地積極地支援戰爭，另一方面又大力參加各種建設工作，重建家園。對生產事業的貢獻，尤爲巨大。陝甘寧解放區的紡織業是經過多年苦心經營，從手捻線發展到手紡線，從個別地區擴大到整個地區，在胡匪進攻延安以前，婦女自紡自織的布匹，已能自給全區軍民需用布匹的三分之一，經過胡匪武裝大遊行了以後，工具破壞，棉田荒蕪，當人民解放軍光復以後，人民政府大力恢復民間紡織業。今春陝甘寧邊區政府組織了五十萬斤棉花下鄉，貸給羣衆，羣

業又自買了棉花五十萬斤，重製了一部分紡織工具。僅延屬永坪等三區及綏德、葭北七區，新製了紡車七百二十八架，因此民間布匹產量逐漸增加。綏德延屬兩地區，從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到一九四八年七月，已產布匹三十二萬匹，恢復戰前水平百分之五十到六十（胡宗南匪軍進攻前該兩區年產布匹七萬二千匹）。在農業生產方面，也有重大成就，一九四八年一年中，晉綏解放區參加農業生產的婦女，在春耕中約佔婦女勞動力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在夏鋤中約佔百分之五十到七十，在秋收中竟增至百分之九十左右。因此，使晉綏的農業生產不僅沒有因大批男農民支援綏蒙及晉中兩大戰役而受到損失，相反地，使去年的秋收更適合農時，更結束得早。甚至有些地區尚能抽出更多的男子勞動力，進行秋耕，深耕細作。晉綏婦女，步着老區姊妹的後塵，大量湧入了生產戰線，貢獻頗大。在這樣普遍的大生產運動中，湧現了很多勞動英雄，生產模範，尤其是革命軍人家屬，在這方面的成就更大。西北婦女代表團裏張秋林、劉金英等同志，就是多年來馳名西北解放區的勞動英雄，她們已是西北農村勞動婦女的典型代表。

西北婦女，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經過了十餘年來革命的鍛鍊，特別是

土地改革以後，更加提高了政治覺悟，根本改變了過去受壓迫的奴隸狀態，在社會上，在家庭裏，其地位大大的提高了，很多農村勞動婦女，參加了管理國家的工作，社會建設工作，成爲新中國的主人。在陝甘寧邊區一級的黨政軍各部門中，就有婦女幹部三百六十八人，在西北野戰軍工作的女幹部有二百二十九人，在晉綏解放區區級以上的各種機關中，就有婦女幹部六百十五人，在村級人民代表會中，女代表約佔代表人數百分之十五，一般地都能密切聯系羣衆，積極熱烈的工作，得到羣衆的愛戴。還有些婦女參加了兒童保育工作，婦嬰衛生工作，都有着顯著的成績；在西北三十二位代表中，從蘇維埃土地革命就開始參加工作的就有六位之多，同時也有土改後湧現出來的新幹部，我們代表團中袁秀英同志就是翻身的積極分子。所以西北婦女代表團的成員就包含着各種不同類型的人物：有從陝北蘇維埃土地革命中鍛鍊出來的女幹部，有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一貫隨着軍隊南征北戰的女戰士，有多年來在敵人監獄中艱苦奮鬥的女革命職業者，有長期從事婦女工作的幹部，還有回蒙少數民族的婦女代表，有紡織農業生產中的女英雄，有模範保育工作者，有農村婦嬰模範工作者，有土改中剛生長起來的農

村婦女積極分子，她們從羣衆中來，帶着羣衆的心聲出席大會，她們要在全國婦女代表大會上，控告胡宗南匪軍侵佔西北解放區的滔天罪行，要求嚴厲地懲辦戰爭罪犯。延安市婦聯副主任羅玉芳特地跑去找路志亮同志說：「去控訴那些鬼子孫，我們要求將來逮捕胡宗南，送到延安，交給我們公審」。她們要求完全實現毛澤東主席的八項和平條件，完全解放全西北、全中國。她們希望各解放區婦女代表能充分交換發動婦女參加生產及各種社會建設的經驗，重建西北，迎接全國勝利。（西北婦女代表團）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三日

各個戰線上的女戰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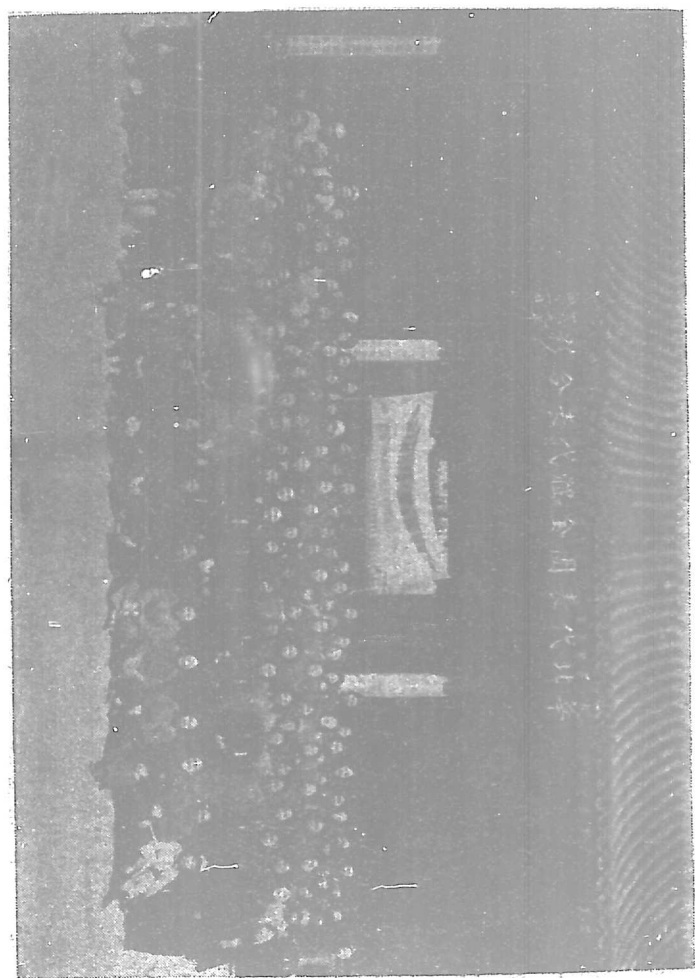
——華北婦女和婦女代表團介紹

華北解放區婦女代表團是由一百二十二位代表組成的，是各地代表團中最大的一個代表團。她們來自太行、太岳、察哈爾、冀中、冀南、冀東、冀魯豫、晉中、石家莊、天津、北平等十一個地區，代表着華北三千多萬婦女。她們當中有十六位女工，十五位農婦，還有女縣長、縣委書記、女專員、華北人民政府廳長等及其他各種工作崗位上的女工作人員，她們中有八位是生產、擁軍與對敵鬥爭模範，另外大多數都是經過長期艱苦奮鬥的女革命者。她們每個人都有着使人感動的艱苦奮鬥的經歷和光榮的英雄模範事蹟。

她們興奮地談論着華北解放區是怎樣艱辛地創建起來的；她們如何地和華北婦女在一起堅持鬥爭。在游擊戰爭環境，他們站崗、放哨、看護與掩護傷病員、

做軍鞋、縫軍衣、堅壁清野……堅持游擊戰、反「掃蕩」和「地道」鬥爭。這次出席大會冀中代表之一，被稱為「子弟兵的母親」的李杏閣，就是華北婦女支援前線的典範。

當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匪幫：對華北農村生產殘酷地摧毀又實行經濟封鎖的情況下，布疋的缺乏，成為廣大的華北軍民生活中最大的困難；同時又加上某些地區嚴重的災荒。在這種情況下，華北的婦女奮起參加了紡織生產，完成了「生產自給」、「生產救荒」這一艱鉅的任務。太行、太岳、冀魯豫廣大地區一九四二與一九四三年的災荒，大部分地區都是靠合作社組織婦女紡織而渡過的，據統計：冀魯豫在渡荒中靠婦女紡織解決生活困難的佔三分之一左右。一九四七年太行區展開「百日紡織」運動，發動了七十四萬四千六百三十四個婦女參加紡織（佔全區婦女勞動力百分之七十四），共織布七百六十萬斤，供給了全區軍民穿衣。從每縣平均全年紡織婦女人數來看，一九四七年比四三年增加將近十倍。近年來華北廣大地區婦女都參加了紡織，很多地區已做到人人會紡，家家會織。華北全解放區已做到穿衣自給而有餘。在紡織生產中湧現了無數的紡織模範。有不



少婦女靠紡織買下了房子和地，靠自己兩隻手，婦女們自己置下了家產，即以冀東玉田縣某村二百多戶人家來說，其中竟有十幾戶。如今到處說：「以前是誰有家小誰受累，如今是誰有媳婦不挨餓」。由於自己老婆紡織而渡過災荒的人更感激地說：「若是沒有婦女紡織，我們早就餓死了」。

隨着人民解放戰爭的開展，農村中青壯年大批地參軍或支援前線，華北婦女在「男子前線打勝仗，婦女後方大生產」，「男子前線立戰功，婦女後方立富功」的口號下，踴躍地參加了農業生產。土改以後，婦女的生產情緒更高漲，與男農民共同擔負起恢復和發展解放區農業生產的重大任務。冀東區北寧路南，婦女參加農業勞動的竟達婦女勞動力的百分之九十。冀中深縣一帶地區的婦女普遍的參加了農業勞動，成爲生產中最基本的主力；太岳、太行、察哈爾各地區一般的已達到百分之四十到五十；晉冀魯豫區，一九四七年婦女兒童擔負了全區農業生產中勞動力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完成生產任務，支援了戰爭。在農業生產中很多婦女學會了「全把式」，並出現了許多勞動英雄模範。今年春天冀東區召開的男女勞模大會上選出了九個勞動模範，其中有六個是婦女。出席這次大會的冀

東十三分區代表趙惠蘭是兩年連續當選的甲等生產模範，她自己種着二十九畝地，靠紡織解決全家四口穿衣問題。去年秋天在這地區的鐵路以南，有二千婦女參加秋聖地，並有一千多婦女學會了墾地。「孩子娘們頂大事」，許多人改變了輕視婦女的封建觀點。

隨着婦女經濟地位的提高，婦女的社會知識和管理社會的能力也隨着提高了；在家裏能當家作主，在婚姻上能自己作主，在村子裏能掌政辦公，不僅如此，農村的婦女幹部散佈在區、縣、專署各種工作崗位，據太行、太岳、冀東三個地區婦女幹部的統計：一千一百四十八人中，農村婦女出身的幹部佔八百零五人，僅冀東一個地區二百三十多個區，去年土地改革後新提拔起的婦女幹部就有四百多人。還有着不少數量的知識婦女，由於她們長期地深入工農羣衆，和勞動人民在一起，爲他們服務，受到了鍛鍊，因而改造了自己，使自己逐漸走向工農化，從思想深處獲得自己的徹底解放。華北婦女代表團中佔半數以上的代表就是這種知識婦女與勞動人民結合的優秀典型。

在這些年來的戰鬥中，生產中，廣大的華北婦女是獲得了解放。

由於解放軍的偉大勝利，華北又先後解放了石家莊、北平、天津、保定等大城市，特別像平、津、保等地，雖然是新解放的，但很快的就在女工及城市勞動婦女中，積極地工作，對於當前的生產建設及支援前線，都有了不小的貢獻，同時這也是今後華北婦女工作的中心點，即如何使新解放的大城市與老解放區的廣大農村的婦女工作結合起來，共同向前邁進。（魯）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三日



華東婦女代表團介紹

出席全國婦女第一次代表大會的華東解放區代表團已經到了北平。代表共有六十六位，代表着山東、江蘇、河南、安徽解放區的二千五百五十萬婦女。那是一個久經戰鬥的地方，從抗日戰爭到人民解放戰爭，十多年來，婦女們和男人們一道，在共產黨領導下，和敵人進行了英勇艱苦的鬥爭。她們戰勝了敵人，鍛鍊了自己，大批優秀的婦女幹部與英雄模範湧現出來，這六十六位代表，正是華東廣大婦女中的典型人物。

華東地區曾經是日本帝國主義與蔣匪軍進攻的重點，婦女在這種環境中，受到更殘酷的迫害，但是，婦女們以堅持不懈的戰鬥來對付敵人，頑強地參加與支援了革命戰爭。

在抗日戰爭中，日寇慘無人道的對華東解放區實行了拉網戰術、鐵壁合圍、梳篦掃蕩、清鄉和三光政策，想肅清抗日最堅決的部隊，這時婦女不但要生產，還必須直接參加戰爭，有的婦女幹部帶領地方武裝打游擊。這次出席大會的代表之一孫玉敏，就是一個生動的例子。她生長在山東海陽縣的一個村莊裏，置於敵人殘酷的燒殺，十六歲時即決心練武復仇，十七歲開始參加戰鬥，學會了射擊和爆炸，她曾經打死過十七名日本兵，現在她才二十二歲，是一個勞動的農村婦女。

在兩年半的人民解放戰爭中，華東地區又成爲敵人進攻的重點，在解放戰爭的第一年，江蘇解放區大部淪陷，廣大婦女即在敵後堅持鬥爭，普遍地進行反騷擾，反燒殺，並以武裝對敵作戰，代表劉虎成正是這一地區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她自己在一個鄉擔任中共支部書記，帶領了武裝與敵人鬥爭，她是一

個剛翻身的赤貧農，她的公公擔任着一村的村長，丈夫做一個鄉的鄉長，她的公公與丈夫先後被捕，英勇犧牲，但她毫不动摇，越戰越勇帶着武裝一直堅持了兩年半，最後逼走了敵人的據點，有半個區在她領導下，堅持了羣衆對敵鬥爭。

人民解放戰爭的第二年，國民黨匪軍會集中八十三個師，對山東展開了重點進攻。廣大的農民離開自己的家鄉，擔送傷員，運輸給養、子彈、軍火，婦女在後方縫軍衣，作草鞋，磨軍麵，解決部隊作戰的困難，魯中南一個行署區的農婦，在三個月中即作軍鞋三百萬雙，在戰爭最緊張時，那裏的婦女會每日磨糧三百萬斤供應部隊。許多婦女更直接參加民工出外支援前線。代表董力生，即是這項工作的模範人物，她是竹庭擔架團的擔架班長，竹庭縣擔架團中曾得到銅鐵擔架團的稱號，她在這一擔架團中，被選爲一等功臣。

在戰爭中，成千成萬的翻身農民湧入部隊，每一戰役之後，成千成萬的俘虜送到後方，被服的需要大增，後方被服廠接二連三的接到突擊任務，工人們高度的發揚了階級覺悟，日以繼夜的作工，女工和男工展開了革命競賽，代表之中的

毛瑞仙，當廠方提出紅旗運動時，領導着一個女工班與九個男子班比賽，他們以高度的革命熱情，努力生產，經過四次評獎，最後奪得紅旗錦標。

在前方，大批婦女參加醫務工作，戰爭最緊張的時候，他們一面醫治，一面火線搶救，必要時親自抬擔架，一個人作幾個人的工作，遇到傷員有性命危險時，堅決把自己的血輸給傷員，代表李蘭丁、蔣南屏即是這些優秀的醫務人員中的典型人物。

在後方，因大批男子出外參戰，勞力缺乏，婦女們毅然擔負起農業生產的任務。在戰勤最繁重的地方，如山東費縣到沂水縣的公路兩側，百分之九十的婦女參加田野勞動。婦女們是不習慣耕地的，到會代表之中的張正芳，在當地共產黨與政府的號召下，首先學會耕地，並推動四百餘婦女也學會了。

在支援戰爭最繁重的時候，地方區、鄉、村幹部一批批的出發，帶領民工參戰，女幹部亟需參加政權工作，許多地區普遍地選出了女村長，女鄉長，女區長，以至女縣長，代表韓秀珍是一個討了二十三年飯的婦女，在解放區的民主政府幫助下找到了生產的出路，被選為勞動英雄，又被推派為博興縣陳戶區區長，

在區長任內被評了一等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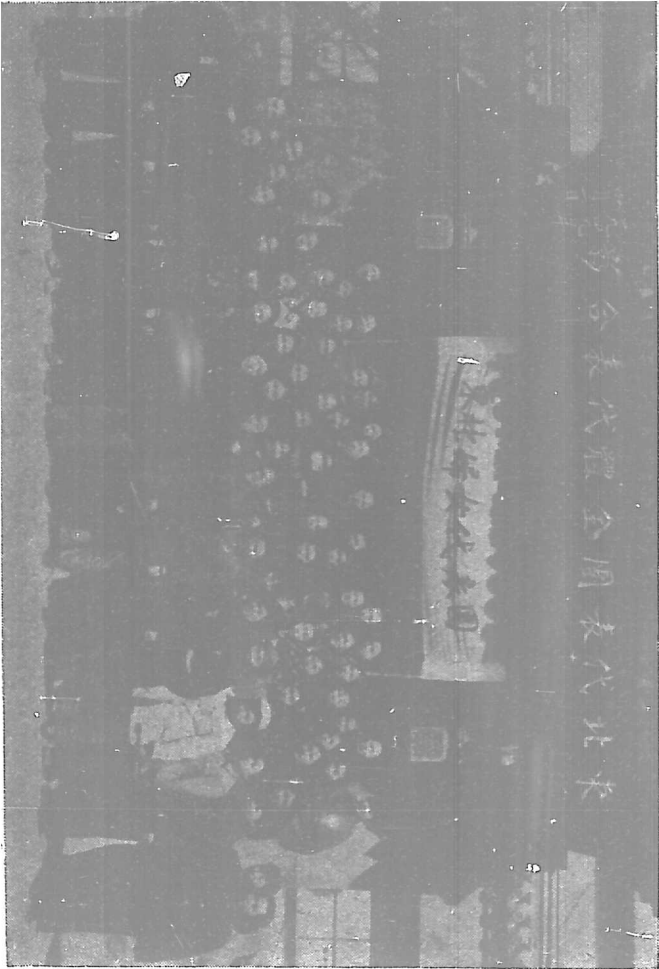
華東地區的知識婦女，亦都得到了發揮自己才能的機會，在各種工作崗位上供獻自己的力量，例如代表錢正英，她是大同大學土木工程系的學生，在她將要學成的日子，看到國民黨區的婦女被排斥，被玩弄，學不能致用，於是決心到解放區地。她很快的被分配在適當的工作崗位上，參加公路修築工程和水利工程，現在已成爲水利工程工作中傑出人材之一，擔任渤海河務局副局長的職務，在共產黨與民主政府領導下，在羣衆踴躍參加下，她充分發揮了自己的才幹，兩次黃河搶險成功，解除了數百萬人民的災難。

華東的婦女工作，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經過大批婦女幹部埋頭地工作而開展起來的。像這次到會的代表陳少敏、李堅貞、章蘊、邱一涵等同志，都是經過大革命、土地改革、二萬五千里長征、祕密工作、抗日戰爭、人民解放戰爭幾個時期，在鬥爭的烈火中，鍛鍊成堅強的領導幹部，婦女的表率。

華東婦女代表團的六十六位代表，每一個人都是婦女中的優秀分子，經過各地區的反復選舉，代表二千五百五十萬婦女來參加大會，她們十分重視自己的責

任，都準備在這次婦女代表大會上向其他地區學習經驗，並把大會精神帶回華東地區，更好地開展華東婦女工作。（康英）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九日



東北工業農業生產中婦女的偉大作用

——東北婦女代表團介紹

編者按：東北婦女代表團共有六十六個正式代表，計女工出身的代表十五名，農村勞動婦女出身的九名，女學生代表二名，醫務工作者四名，保育工作者一名，文藝戲劇工作者三名，部隊代表四名，其餘多是智識婦女出身的婦女工作者與其他工作崗位上的女幹部。在這些代表中有女工模範、農業生產勞動模範和模範軍屬、烈屬；有經歷了多年革命鍛鍊的女職業革命者，有二萬五千里長征的女英雄；在代表團中最惹人注目，還有着蒙古服裝的二個內蒙代表與一個朝鮮婦女打扮在東北落籍的並分得土地的朝鮮婦女代表。總括起來說：這個代表團的代表中的勞動出身的婦女共二十四名，佔三分之一以上；女工代表着紡織，橡膠，甚至屬於重工業的軍工生產等部門，還有一個電車的女司機。工業部門代表和農業生產代表，她們不僅許多是生產勞動中的模範；而且都是深受到羣衆的擁護，在短短三年中成爲羣衆的領導者。智識婦女出身的女幹部與婦女工作者們也都是新東北各方面建設工作中的積極參與者。從東北婦女代表團的成員上看，不僅看出了三年來新東北農村建設的勝利，而且也看到了城市建設的勝利。

東北解放區底婦女工作，最近三年來，堅持發動婦女參加生產的基本方針，同時使婦女工作的開展，始終與一般羣衆的革命運動相結合，所以婦女運動的發展和進步比較迅速，特別在參加新東北的建設工作方面，有着輝煌的成績。

自一九四七年開始，婦女們在土改中分得土地以後，更廣泛地參加了大生產運動。一九四八年在東北即有三百萬農村勞動婦女，踴躍地參加了春耕，夏鋤，秋收，救荒，救災，保證全部土地能夠種上，並提早完成秋收一個月的任務。個別地區如吉林延吉縣，有百分之五十一的婦女勞力參加了春耕，百分之七十的婦女勞力參加了夏鋤，百分之九十三的婦女勞力參加了秋收。松江省志達村百分之九十的婦女勞力都參加了生產，在農業生產中湧現了大批的婦女勞動模範，他們成爲全東北農村勞動婦女的方向。在副業生產方面，婦女參加了紡織、編席、編草帽、喂豬、養雞等，也大大的增加了社會和家庭的財富。

值得大書特書的是東北城市的女工，他們在工業建設中，顯示了巨大的力量。在瀋陽、安東等城市輕工業生產中，女工已處於決定的地位。東北某一擁有較大城市的地區，即有女工二萬四千三百餘人，他們在生產中發揮了極大的勞動

熱情和積極性，掌握了現代化的工業技術，有一百二十餘名女職工參加了鐵路工廠的重工業生產，擔當了重要的工作任務，如車床、化學、熔接、並有四名技術女工，其他如電氣場、機務段，都有產業女工與男工友並肩工作；另有一百三十二名女工、三十四名女職員分別參加了船渠、旋盤、電氣、翻沙、鍋爐、現圖等生產。在輕工業方面，某一個地區的實業公司所屬各廠就有女工三千七百二十五名。東北一個大城市的紡織廠女工人數一〇五〇人，佔全體工人總數百分之五十八，膠皮工廠女工佔全廠工人百分之七十。金縣紡織廠女工佔全廠工人百分之四十七強，其中一千八百三十一名女工中就有一千六百二十二名已成爲熟練工人。安東市女工總數六千四百四十九人，其中女功臣七百零八名，女廠長五人。全安東市工人模範九十九人，其中女工模範十七人。最近解放的瀋陽市女工，他們積極恢復生產的情緒更爲可嘉，十一月二號解放軍進城，八、九號即正式開工，並於二十天內與男工們一起完成了入關部隊八十萬套襯衣的艱巨任務。瀋陽的解放，爲時僅僅四個月，被服廠女工一般超過規定作業標準的三分之一，膠鞋廠女工勞動效率大大提高，現在五十人的勞動就完成了國民黨時期一百三十人的產

量。總之，東北解放區的女工已經成爲工業生產中的主力之一，並成爲城市婦女的骨幹。

東北女知識分子從一九四六年開始，就有一部分參加了土地改革工作，他們在鬥爭中得到了考驗和鍛鍊，證明了女知識分子一旦能與工農大衆結合，就能獲得飛躍的進步。女知識分子在支援前線和建設工作上，也起了很大作用，特別是在醫務工作、教育工作、保育工作中，女知識分子已佔極重要的地位，僅以東北軍區直屬部門不完全統計，即有三千六百四十三個婦女參加衛生工作，其中女醫生即有一百五十九人。

各城市中保育工作在最近一年來亦有相當發展，據現在不完全統計即有較大規模的托兒所三十四個，兒童得到了教養，母親們能夠發揮他們更高的積極性從事工作。

通過土地改革、生產、支援前線運動，勞動婦女充分發揮了偉大力量和創造性，他們在社會上家庭中的地位提高了，他們的組織性和覺悟程度增強了，婦女羣衆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以自己的努力，創造了東北婦女運動史上嶄新的一頁，並

成爲建設新東北的不可缺少的力量。

東北解放區的婦女工作中，也還存在着一些缺點，特別是由於我們各地各級的婦女工作不夠深入，也就使我們對婦女特殊要求的反映不夠具體，婦女工作經驗的交流 and 累積也不夠。這一些，都要在今後的工作中更加努力，緊緊團結全東北二千多萬婦女羣衆，組成一支鋼鐵的力量，發動婦女積極生產、努力參加各種社會事業，爲建設人民的新東北而奮鬥。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日

中原新解放區的婦女

迅速組織起來了

中原解放區包括了五千萬人口二百多個縣的廣大地區，絕大部分是前年七月解放軍南渡黃河後陸續開闢的新解放區。豫西農村去年十月才肅清土匪，鄭州開封等城市去年十一月才解放。過去中原的廣大姐妹曾經遭受了國民黨反動派更多更殘酷的摧殘與蹂躪，千萬婦女丈夫兒子被屠殺被抓走。郝縣二莊韓店村農婦張仲丈夫弟兄三人全被抓走，丈夫死在兵營，小叔也被國民黨匪軍亂棍打死。在國民黨匪軍「十光」暴行下，豫

皖蘇三分區有十個區的村莊完全被燒燬，一分區大康縣五六區青壯年婦女百分之八十被強姦，國民黨匪軍們無恥的談論着「八十歲的不嫌老十三歲不嫌小」，許多十二三歲的小姑娘、產婦、孕婦、老太婆被輪姦致死。在地主惡霸保甲長土匪四位一體的統治下強霸、強賣、強姦婦女，至於強迫婦女替他們無代價的勞動，更是普遍的現象。中原的姐妹們，遭受着這種慘絕人寰的摧殘，翻身的要求特別迫切，一旦得到共產黨的領導和人民解放軍的援助，便迅速的組織起來英勇地和敵人進行了堅決的鬥爭。淮海戰役中豫皖蘇廣大姐妹熱烈地參加了支援前線工作，僅一分區的初步統計共磨麵九千七百萬斤；杞縣宗店六個村一百五十個婦女三天中作了九百一十套棉衣；亳市一百六十二個婦女組三十三天中完成四千零三十四床棉被，四千八百三十六床草褥，劉建榮同志便是許多支援前線模範中的一個，她領導了一百五十名婦女在十七天中織布二百六十疋，織裹腿三百付，縫大衣一〇八件，作棉衣九一〇件，棉襪子九百對，幫勞鞋三百雙。她處處以身作則，得到廣大羣衆的擁護。她是一個優秀的共產黨員，又被選爲出席這次全國婦女代表大會的代表。其他在睢縣擔任行政村長的康李氏，一天一夜收齊一千五百

斤小麥，三天內完全裝好運走，凡她村的出糧，完全按規定篩好、簸好、裝好。此外還有許多擁軍模範如許秀英等許多優秀的姐妹，現在正散佈在中原的鄉村和城市，緊張地進行支援前線工作。

中原城市的女工數目雖少，但覺悟最快，出席全國婦代大會代表李桂榮、吳木香二位同志便是鄭州煙廠女工的積極分子，由於她們努力生產積極學習，在羣衆中有着很高的威信。在開封解放後不到一個月的工作過程中就有六十多個女工參加女工夜校學習，並且自動規定勞動紀律。還有兩萬零四百貧苦勞動婦女參加作鞋組，在三個月中作了六十萬雙軍鞋，補助了五千零一戶的生活。此次出席全國婦代大會的張大嫂是洛陽的生產模範，她因為參加作鞋生產解決了家庭生活。

中原區廣大的農村姐妹積極參加反土匪反惡霸的民主鬥爭，她們沉痛的訴苦成爲提高農民羣衆階級覺悟的重要力量，並且積極參加農會。保豐一區在十二月十號開區農代大會時女會員有八百三十五名，女代表有七十四名，三個婦女被選爲區農會委員，到十二月二十九日女會員很快發展到三千三百零六名，不到二十天中超過原數四分之三，女村幹部達到一百五十名。韓店農婦張仲會激動地說：

「毛主席叫我翻身這就要翻身，以後什麼都不怕了，親戚鄰家勸我不要來開會，我不聽，我要開會，要報仇……」周營鄉馬路榮說：「我們要好好幹，過去人家叫咱窮人『死籠』，現在『死籠』活了，『活籠』死了。」這次出席全國婦代大會的盧子蘭同志，就是新區農民運動的婦女骨幹，她自幼受盡了封建地主階級給她的種種壓迫，曾被保長地主兩次強霸強賣，因此她迫切要求翻身，起初別人不敢去開會，她敢去，除了發動本村婦女外，還以苦引苦把附近十村的農民串連起來，很短期間組織了七百五十個婦女參加了農會。她對窮人的苦處了解得深切，能很好幫助婦女解決問題，被羣衆選爲區縣農會委員和出席全國婦代大會的代表。

中原的學生、教職員、知識分子姐妹們，在徐州解放和淮海戰役勝利結束後，成百成千的考入中原大學、軍政大學、建國學院，和參加各種革命工作，主動的要求接受革命的訓練，積極改造思想，許多知識姐妹，爭先恐後的報名南下。這次出席全國婦代大會的中原代表全體三十四人中就有六個新從本地起來的知識婦女。

在前線服務的醫務工作者和其他崗位的姐妹們有着更英勇的事蹟，可惜因中原婦女開會時，她們正在緊張的前線工作中，沒有能夠參加，是這次中原婦女代表團的一個大缺點。

中原廣大新區的婦女工作是很薄弱的，真正有領導的開始最久的地區也只有三個來月的時間，可是中原的廣大姐妹却迅速的組織起來擔負了生產支援前線許多繁重工作。現在各地各市婦聯會和中原婦聯籌委會都相繼成立，所以能夠發展得這樣快，共產黨的領導與幫助，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和羣衆情緒的高漲是決定的原因，同時從老區去的一部分婦女幹部積極深入工作很快的和當地羣衆打成一片，幫助她們翻身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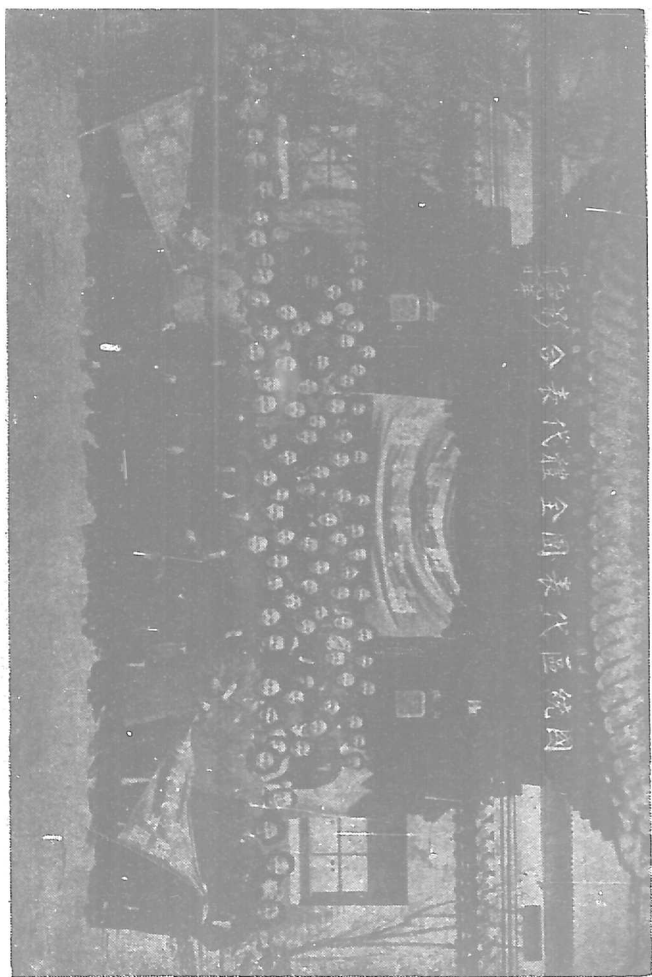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苦難中英勇鬥爭的女戰士

——國民黨統治區的婦女及其代表們

這次參加婦代大會的國民黨統治區的代表雖然受到反動勢力的直接監視與限制，仍能參加大會，這是由於她們不避艱辛，不怕沿途迫害，並得到中國共產黨及人民政府的幫助，突破種種難關，因而使她們這些尙未被解放的地區的婦女代表，也享有了參加盛會的機會，這是非常難得的。

參加國統區代表團的有十九個單位，包括上海、港九、昆明、重慶、桂林、南京、成都等處的民主婦女團體及宗教性的婦女團體代表，共六十三名；地區代表有青島、台灣、上海、廣州、香港、華僑、長江流域等，共二十九名；但全國婦聯籌委會仍恐各地賢能有遺珠之憾，因此又特定聘請一項，包括教授、作家、藝術家、產業家、戲劇工作者等共三十五名；總共一百三十四名。



壓力越大，反抗鬥爭越激烈。國統區民主婦女們被國民黨剝奪了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的基本權利，經常遭受着任意拘捕、私刑拷打、秘密處死等種種法西斯暴行的襲擊，還加之職業上、生活上關係，動輒遭到蹂躪。這些不勝記述的重重壓迫，激起了國統區婦女們無比的憤怒，深知要想解除這些枷鎖，從死亡中得救，除了與一切受迫害者團結起來向殘暴者抗爭，爲反饑餓反獨裁而戰鬥外，再沒有第二條出路。

百餘名國統區婦女代表，就是在這樣的環境裏鍛鍊出來的，在她們之中，不管老的與少的及何種職業，很少不經過特務追蹤的。她們在殘酷迫害下，從未被嚇倒與屈服，却養成了捨己爲人民的精神。無論在工運，學運以及其他活動中，她們都是勇往直前。這次出席大會的有在反饑餓、反迫害民主運動中英勇鬥爭的女工、女學生、女教師、婦運工作者，以及多年從事革命工作的羣衆領袖。她們都有豐富的鬥爭經驗。

在抗日戰爭後，女工們會盡力的保存工廠機器、原料；而反動統治者接收後報管她們的却是更嚴厲的管制、迫害。上海女工代表們，以極大的信心向大會保

證，上海解放時，工人將盡一切力量把工廠倉庫完整的保存下來，發電廠馬上恢復送電，自來水廠馬上恢復送水，汽車電車照常在曾經灑遍工人鮮血的南京路上奔馳，她們有信心把上海變成興隆的人民城市。

我們相信，國統區的代表們，將會挽着她們家鄉的受災難的姊妹們的手，學習解放區姊妹們在戰鬥中、在建設中的英勇機智的榜樣，共同為迎接人民解放軍的到來，為建設人民民主的新中國而奮鬥。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英勇鬥爭的女工翟淑珍

王 崑

翟淑珍——革命工人的典型人物，是天津二萬五千多產業女工的代表。她堅持過對敵人頑強的鬥爭，喚起工人的覺悟，在天津市掀起反帝、反封建、反迫害運動。解放前，英勇地完成了護廠任務，解放以後，更積極的領導了發展生產支援偉大的人民解放戰爭，她的英雄地事蹟是這樣的：

她是一個貧苦廚工的女兒，十三歲便跨進日寇經營的雙喜紡織工廠。在兇暴的日本及其走狗工頭殘酷的壓榨下，培養了她的反抗鬥爭的精神。她在打軸科做接線頭工時，只是一個十八歲的小姑娘，她不肯忍受漢奸工頭對工人的虐待，領導了全體打軸科工人作反抗罷工，在她們緊密團結下，日寇也不得不把他的走狗工頭一脚踢開，讓他滾出廠子去。這是她們第一次的行動，也是第一次的勝利。從此，她知道了團結就是力量，反抗就有勝利。在工人姊妹中，建立了空前

的信譽，發揮了團結互助的精神。每天，她紡完了自己的十口袋紗，還幫助別人紡。在整經科，看了一年車，她昇了打軸、整經、緯紗三科的見迴（小工頭），爲了給整經科工人爭加點費，和反抗日本人「老恰」打女工嘴巴，她又領導了一次大罷工，獲得了光榮的勝利。這時，她雖然知道團結就是力量，但是她却找不出「工人爲什麼就應該受壓迫？」更不明白爲什麼中國閩人偏要和日本鬼子勾結起來壓迫自己的同胞！她懷疑：工人永遠沒有翻身的日子嗎？在思想上，她有着這樣的矛盾。

在一九四五年的夏天，她認識了張家樞——一個速記女工。張家樞是永遠那麼熱情的關照她，漸漸地她倆成爲好姊妹了。她們搬到一間房子去住；張家樞給她解答了她內心深處解決不了的矛盾問題。她知道窮人是有救星的，窮人是有翻身的一天的，窮人更有充足的力量打跨高壓在頭上的敵人們！在一個深夜裏，家樞拿出了許多文件，他瞪大了眼睛看着許久：「哎呀！原來你是八路軍哪！妳不怕我去告妳嗎？」家樞真摯而親切地笑了；從此，她光榮的接受了偉大的中國革命的先鋒隊共產黨的領導了；她以高度革命的精神，有組織有計劃地進行鬥爭工

作，喚醒還在夢中的伙伴們。

「八、一五」日本投降了！她們的工廠改爲中紡第五廠，勝利帶來的是國民黨反動分子代替了日寇壓榨工人。那時工人以麵計酬，每人每月發一百多斤玉米麵，市價是七十五元一斤，而廠方却按五十元一斤發下，廠長和御用工會代表勾結起來，剝削每天工作十二小時的工人。工人的心充滿了憤懣。霍淑珍在黨的領導下，領導了全體男女工人的反剝削鬥爭運動。首先推派代表，去找廠長，這執行國民黨反動政策的廠長被代表問得張口結舌，無言以對，他竟惱羞成怒，調來了御用工會代表和反動派的護廠蔣匪軍，把手無寸鐵的工人代表，團團圍住，用刺刀威脅，用鎗托毒打，除張家樞和另一個男工被扣押外，其餘的都被驅散出來。霍淑珍懷着憤怒，走回工廠，向鶻候消息的全廠工人，報告了事情的經過，她還沒有說完，「我們不能出賣朋友！」「要回咱們的代表！」雷一樣的喊聲，響徹了整個工廠，兩千多人一窩蜂似的直奔廠長室，這支波濤洶湧的洪流，誰也擋不住它。

當她們看見廠長室外圍，已架起了四架機關槍，越發助長了她們的憤怒，

「放我們代表」的口號聲，壓倒了劊子手們的狂叫。工人手裏沒有武器，正義真理就是她們的武器。刺刀和亂棍，都阻止不了他們的前進！這偉大的行列，嚇破了反動廠長的鼠胆，他不得不戰戰兢兢的走到羣衆面前，狡詐的問道：「你們是要錢還是要人？」他打算用錢來誘惑工人，但是「錢」並沒有沖淡工人的憤怒，在翟淑珍領導下「還我們的代表」的呼聲，又震響起來了！狠毒的廠長又想用拖騙的方法答應六小時以後放出，工人不許，答應五小時、三小時、兩小時、以至半小時，工人都不許，他們的堅持終於勝利了！張家樞等回到她們的隊伍裏來了。工資也照她們的希望解決了。

從此以後，翟淑珍更加被反動特務分子們注意起來，她上工下工，永遠有人暗中追蹤着。她沒有一些畏懼，更堅強地代表了工人出庭和領導御用工會代表的漢奸特務李玉祥對質，先後四次，有全體四千多工人作後盾，她終於光榮地勝利了！李玉祥御用工會代表們，不得不滾下台來。

狼狽爲奸的反動廠長和御用工會代表把翟淑珍恨入骨髓，他們曾用明亮的大菜刀，追着砍她，經全體工人的營救，她算未遭敵手。一九四六年五月初四日，

她終於被捕入廠中牢獄。她父親是廠中的老廚工，苦苦哀求，四處託人才把她保釋出來。當她出來那天，廠方宣佈了開除令，她不能不痛地離開了工作八年的工廠，別離了一起鬥爭的夥伴。整經、緯紗、打軸三科工人都憤怒起來，堅持不承認任何人做她們的見迴，直到如今，那見迴還是個代理。

在四個月以後，她考上了中紡二廠，一年後又升了見迴，她在日常生活中，用共產黨的理論，教育了她能接近的人，每個人都把她看成了親姊妹。到處受人歡迎。

一九四七年，解放軍到處獲得勝利，革命形勢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國民黨反動派預感華北的不保，計劃「工廠南遷」叫工人拆機器。翟淑珍向全體工人揭穿了這個陰謀，改變了工人的思想。她說：「工廠不是『國民黨政府』的，是我們工人的，機器遷走了，我們不是要失業餓死嗎？」反覆解釋，工人們明白過來了，他們痛恨反動派，誰也不肯再拆機器，有的人已拆了又忙裝上。就這樣，在工人積極反對下，這無恥的陰謀終於幻滅了。

當無比英勇的人民解放軍，在天津團團圍住的時候，翟淑珍爲了預防反動派

特務分子在垂死前慘下毒手，毀壞工廠的機器，她秘密組織了護廠隊，暗中監視特務分子的行動，不讓他們有施展陰謀的機會。直到今年一月十五日，天津勝利地解放時，她們歡欣鼓舞的把自己的工廠，有秩序地完整地交給了人民解放軍，完成了偉大的護廠任務。

工廠是工人自己的了！在共產黨領導下，工人真正獲得了解放，享受了自由平等，由奴隸變為主人。爲了加緊生產支援偉大的人民解放戰爭，翟淑珍在廠中起了模範作用，和她的伙伴們，展開了熱烈的生產競賽。過去一個人看四架機器，現在紛紛要求看六架，織布廠在解放前平均每人每天織三十多碼，現在增到四十五碼；綵軸在過去平均每人每天出三萬多碼，現在增到四萬多碼。在質的方面，過去有搭頭，現在完全是結頭了。其他別的部門，也有飛躍的增產現象。工人們在熱烈學習中，一面提高政治水平，一面研究如何修改機器，使它能更多的出活兒。

在選舉出席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第一次全國婦女代表大會的代表時，爲女工們所敬佩而熱愛的翟淑珍，就光榮的當選了。

一九四九年三月

紅旗班長毛瑞仙

陳惠

華東財辦被服第一總廠，在一九四八年冬季紅旗運動動員大會上，提出工廠向正規化發展的幾個基本要求，號召全廠同志爲使工廠正規化而努力，爭取紅旗廠、紅旗班及紅旗手的光榮稱號。

毛瑞仙同志是六分廠十班（婦女班）的班長，她積極響應了上級的號召，領導全班同志展開與其他男同志班競賽，做到『質量第一、降低成本、遵守廠規』等要求。冬季紅旗運動結束時，十班被評爲一等紅旗班。十班的榮獲紅旗班稱號，是與毛瑞仙



同志的正確領導分不開的，因而，她個人也得到二等紅旗手的光榮稱號。

下面是她敘述領導十班進行競賽的經過：

一 展開思想鬥爭

我聽了動員報告以後，很有信心，我感到質量第一、節約原料、遵守廠規我們班裏是可以做到的。回廠後，先了解班裏同志有何感覺，大家覺得動員以後上級對我們有具體要求了，很高興，都有信心爭取『紅旗班』。班裏只有一個朱桂英，她情緒不高，她要求換一個上手，不換上手就消極怠工，而且拉攏較落後的同志同情她。我想不對，這種情形對我們的影響太大，給她換一個上手也不是辦法，可能引起別的同志也要求換，於是我找她個別談，找黨員去和她談，請指導員找她個別談，都無濟於事。後來我想到過去的經驗，過去不展開思想鬥爭，女同志就是容易鬧小意見，這樣，就決定通過班務會議的自我批評與相互批評，把她的思想轉變過來。果然，經過大家誠懇的批評，她在會上表示了態度，願意

接受大家的意見。接着我又鼓勵了她一番，會後同志們又去了解她的反映，大家多多接近她，經過全班幫助，第二天她接受任務愉快了，工作也緊張了。

二 第一炮就打響

開工了，在黨內小組會上我動員黨員在爭取紅旗班、紅旗手的過程中起模範作用，同時分配了一個政治上較強的黨員去鞏固朱桂英的情緒。開班務會議時，我啓發大家討論爭取『紅旗班』，在黨員的影響下，一個個都起來表示願響應號召。每個人都訂個人計劃，貼在工房門口。

『質量第一』這是個主要條件，光有信心還不夠，必須提高技術，於是我們派人到技術最高的班去參觀，回來後大家研究。開工第二天，我們的質量列入第二位。後來經過民主檢查，公認我們的質量是普遍的好，應該是第一。

十天過去，要評『紅旗』了，爲了防止驕傲，我事先對全班說：『來了紅旗不驕傲，要虛心；不來紅旗再加油，不悲觀。』晚上我參加評委會評紅旗，評的

時候大家認爲我班質量普遍好，遵守制度好，響應號召訂計劃好，思想鬥爭開展好，一致通過『一等紅旗』給我們班。當時我想到我們產量還低，拿到紅旗有點慚愧。要告訴全班提高產量，保持這面紅旗。回到班裏，大家一聽到紅旗到班裏來了，都很高興，我便提出：我們還有缺點，大家要努力克服，紅旗才能保證跑不了。一聽說還有缺點，都急着問是什麼缺點，我就告訴他們：有個別同志與工務員鬧意見，犯這個毛病的同志聽了，表示有決心克服。第二天，班裏的同志起得特別早，在月光下挑水洗臉，大家都裂開嘴巴在笑。當天，我又召集了一個班務會，討論『如何保證紅旗跑不了』，大家情緒很高，表示：小病不休息，機子壞了不停工（幫助別人）；例假來了做不多，少做一點也要做。保持質量，提高產量。

這次，我們班得了紅旗，對男同志推動很大，男同志班質量提高了，生活也正規了。有的反映說：『人家婦女一個班就得了『紅旗』，我們男同志九個班都比不過人家，婦女班確實不錯。』也有的說：『我們要搶她們的紅旗，一定有把握』。班裏同志聽到這些反映，都擔心紅旗保不住。我說：『擔心不是辦法，我

們再加油不就成了嗎？」

三 「紅旗」跑了

第二期開工，不巧，大家都例假，體力不行。

雖然堅持工作，產量還是提不高。結果，評得二等黃旗。男同志笑話我們說：『第二次得二等，第三次連三等也沒有了。』班裏同志聽到這句話，思想上受到刺激，決心加油幹，要鞏固『黃旗』，爭取『紅旗』。

第三期來了突擊任務，強調增產。男同志班普遍開夜工，但這是違反廠方規定的，我從愛護同志們的身體出發，不願意違反制度，堅決不同意班裏同志開夜工，幾天過去了，開夜工的同志沒有受到批評，於是，我怕我們班落了後，也向廠部建議開夜工。最後任務是完成了。但是，這次評委會只重視產量，我們的『黃旗』也跑了。

第四期我們來了個三等藍旗，原因還是產量低。大家認為一二三等都來過

了，這一次一定要好好保持藍旗，爭取紅旗。思想上準備好，下次有突擊任務來也不讓藍旗跑掉。

四 紅旗終於是十班的

突擊任務果真來了，這次任務更緊急，廠部動員時說：『那個完成不了任務，那個負責。』任務剛傳達完，大家主張開夜工。我說：開始就開夜工，以後身體恐怕吃不消，我們要慢慢地緊張起來才好。大家不同意，當晚就全班開夜工了。第二天，別班的男同志都知道了，都說：『婦女班這次下决心拿紅旗了。』旁的班晚上也開起夜工來了。班裏同志發急了，於是決心別班不停工，我們也不停工，一定要比別班多做幾個鐘頭。第三天從工務員處知道我們的產量列在第二、第三位，我們更急了，連忙召集了一個臨時班務會、班裏展開競賽，訂出夜工計劃，上下手輪流睡，下手先睡，上手到半夜睡，下手天不亮起來。隔日大家情緒更高了，互相督促，互相挑戰，晚上下手都不願先睡，上手天不亮就起來，

這樣努力的結果，我們的產量已列到第二位。大家信心高了，認爲紅旗一定有把握到手。最後幾天大家牙也不刷，臉也不洗。我對大家說：我照顧不到大家，誰有病就自己提出來休息。但有點小病的同志，她不吃一兩頓飯也還是繼續工作。最後兩晚，半夜裏指導員來催促大家去睡，我們把他騙走了以後，做了一包，又是一包，越做越有勁。誰也不想睡了，工房裏全夜只停止了兩個鐘頭的機聲。

最後一天，有個同志眼睛發花了，胃也痛，醫生、指導員都來勸她，要她休息，但是她一直堅持到完成任務。在這幾天夜工中，男同志受很大感動，認爲婦女班同志突擊完成任務的精神好，帶病工作，晚上也不睡。

突擊任務完成了，但是，我們的產量還沒有超過其他班，我們只保持了藍旗。評過以後，我們認爲已經盡了自己的力量來支援戰爭了，男同志開夜工的時間不比我們長，但是，產量還是超過了我們，這實在是體力的問題。我安慰大家說：『這次是突擊任務，強調超產，我們體力受限制。以後根據總廠的要求，定是以質量爲主的。何況我們又不是完全爲爭紅旗而努力的。』大家認爲對，情緒漸漸穩定了下來。

第六期開始經常工作，做一些零星裝備，大家又有了信心，但是，因為突擊工作連續的夜工，身體太疲勞了，因此產量不高，『藍旗』也跑了。

到這裏，冬季任務全部完成。最後總評時，根據總廠的基本要求，民主檢查的結果：一致認為我們的質量普遍是最好；產量也在中等以上（超產百分之三十五）；在節約原料方面成績很顯著，如其他班平均每套衣服用合股線二錢零五厘，洋油一分七厘，機油六分三厘，我們班裏平均每套實用合股線一錢八分三厘，洋油一分，機油三分七厘，用機器零件也最少；在遵守廠方各種制度方面也最嚴格。最後通過『一等紅旗』給我們班。

紅旗終於到我們班裏了，紅旗是跑不掉了，但是，我們大家都決心把『紅旗先鋒』的優良傳統貫徹到今後工作中去。大家一直是以『來了紅旗不驕傲，不來紅旗不悲觀』兩句話，來勉勵自己努力工作的。因為光榮稱號的獲得，歸功於廠方的領導，歸功於全廠同志的幫助。

一九四九年二月

堅貞不屈的侯五嫂

牛玉華

在全國婦代大會華東代表團裏，有一位四十五歲的老大娘，原名叫袁潔如，一般人都喊她侯五嫂，但在大會時大家又喊她袁大娘。在日偽國民黨統治下的徐



州城裏，堅持了六年的鬥爭，在敵人法庭上堅貞不屈，在她的身上，至今還遺留着被敵人拷打的傷痕！現在我想向大家介紹她對人民解放事業的偉大貢獻：

——忠實的革命聯絡員

侯五嫂在徐州城賣胰子捲煙，已二十餘年了；她老家是江蘇豐縣；逃荒要飯在這裏落了戶。

一九四三年春天，侯五嫂家裏經常去一個買香煙的青年人，從他的談話中，侯五嫂感到他很和善，慢慢和他熟悉起來。這青年的名子叫石西然，侯五嫂常對他說：「要是世界上的人都像你一樣的和善，知道窮人的苦，那人就活得起勁，俺也就有盼頭了。」石西然告訴她：「中國有個毛澤東就是最和善，最知道窮人痛苦的人，而且正在領導着這些人進行革命；在他的領導下，很多地區的人民，已經逼跑了日本鬼，真正的得到了翻身！」侯五嫂像聽神話一樣的迷戀着石西然的談話，在她面前好像現出了一條光明的大道一樣，她說：「要是實行了共產黨的法子，我的兒女就不用再跟我受罪了。」她便積極的幫助這位青年人在日偽的統治底下，做了革命的祕密聯絡員。一九四四年的春天，她就光榮的參加了共產黨。

從此，侯五嫂這間半小屋就成了徐州城革命同志的祕密會議所，侯五嫂不但掩護許多同志工作，而且經常一個人到離城七十多里的地方去送信。有一次，她剛出城不遠，就碰上武工隊與敵人打仗，她便在一堆花生地裏隱蔽起來。子彈就從她的頭皮上飛過，打的花生葉子嗖嗖的響，在這危難的關頭，她只怕自己死後

文件被敵人搶去，便在地上扒起窟窿把文件埋起來，自己躺在那上面。直到敵人敗退以後，她才繞路渡過那泥濘的湖水地，安全地把文件送到聯絡部去。當同志們看到她混身泥水，知道了她路上危險的遭遇時，都欽佩地稱她是最忠實可靠革命的聯絡員。

二 真是俺的親生媽媽

日寇投降了，國民黨繼續統治着徐州城，對人民和革命工作者血腥的逮捕和屠戮，更加殘酷。七月裏兩個革命同志一齊被反動統治者逮捕了，九月二十六日石西然同志也被三民主義青年團的特務機關抓去。侯五嫂非常焦急，恨不得馬上去把反動派的監牢砸碎，把自己親愛的同志救出來。同志們在監牢裏吃不飽，侯五嫂便每天到三個牢裏去送飯。從她家到「感化院」監牢，來回有十六里路遠，她怕飯涼了，就把麵條子，蘿蔔湯做好，盛到大罐裏，然後再用棉花套子把大罐包起來，挑着送去。有一次她剛剛踏上那鐵欄的石階，把門的警察狗子便大

聲嘶喊她，問她裏面的人和地什麼關係，她不動氣色的說：「他娘是俺的姨姊妹，人落了難，遠親近鄰的都要關照；你們不給他吃飽，俺送點飯還不應該嗎？」把門的看她那副理直氣壯的神氣，只好不再做聲。

在敵人的監獄裏，由於嚴刑、凍餓、瘟疫傳染；每天都會發現一堆堆的死屍堆在牢門口。侯五嫂去送飯時看到這種情況，便用賣胰子賣煙掙的錢，設法買口罩買急救藥，送監獄裏的同志們。有些同志們感動的紅着眼圈說：「你什麼都替俺想到，真是俺的親生媽媽。」

三 共產黨員的骨頭，鐵樣堅，鋼樣硬。

一九四五年舊歷臘月十九，雖然已經公佈了停戰協定，但是國民黨反動統治對革命同志，更加瘋狂地逮捕和屠殺。

當天下午，侯五嫂在城外大李集街上，就被敵人逮捕，送到偽鄉公所裏。敵人把她吊到樑頭上；一個鐘頭以後，又用四個人的槓子壓她的腿。侯五嫂感到自

己的肉好像已經脫離了骨頭一樣，可是她咬住嘴唇不說一句話。接着敵人又用尖子彈頭挑她筋條，把她渾身打成一個血蛋，昏過去又醒過來，醒過來又昏過去，在昏迷中，一會她覺得好像已跑到了領導人的面前，一會兒看到親愛的同志去爭着和她握手，喊她媽媽……」當她真正醒過來的時候，四五個敵人正用涼水澆她的頭皮。隨後便拉着她出了村莊，她心理想：「這大概是活埋吧！」可是敵人一直拉着她跑，跑了足足有十幾里路還不住下，她渾身已被打胡了，腿早已不會打彎，敵人便拖着她、抬着她走，直到天將黎明，她才被送到銅山寺敵人的法庭上。

敵人用銅絲纏在她的手上，上了三次殘酷的電刑叫她自首，並供出徐州城的一切革命活動。但是侯五嫂明白，共產黨員的骨頭應該是鐵樣堅，鋼樣硬，誓死不屈的。因此她始終不張一張嘴，不流一滴眼淚。敵人看她吐不出一個字，就把她放到一個磨道裏，叫她和羊睡在一起，不給一粒飯。臘月的雪天裏，侯五嫂在這冰冷的磨道裏，凍了四晝夜，又冷、又餓、傷又痛，却不向敵人叫一聲饒。

第二天敵人便拿着她的身份證到了她的家，把侯五哥和兩個小孩一起綁起

來，可是她丈夫和孩子們早就受了侯五嫂的影響和教育，任憑敵人的綁和打，都不向敵人吐出一字的實話。敵人欺騙孩子說：「你說出那些人在你家活動，就放你媽回去過年。」孩子們雖然切盼着媽媽回去，但他們却不肯供出革命的叔叔所做的一切革命工作；他們只給敵人仇視的白眼。敵人又用刺刀威脅着十二歲的小光明，但是他鋼硬地說：「任憑你打和殺！俺也不知道。」

臘月二十七侯五嫂從城外監獄轉到徐州城的「青年招待所」，孩子們一聽媽媽押解回來的消息，冒着風雪跑去追趕，哭喊着媽媽快回家過年。侯五嫂不忍心看見孩子，也不願叫孩子看見她，就用衣服蒙着頭快快走過去。

四 犯人們的母親

侯五嫂一進牢，敵人就把他扣到伙房裏去當伙伕，侯五嫂進了伙房，犯人們的伙食便大大改善了。過去犯人們常用洗血的盆子去打水喝，侯五嫂去了後，便給他們單獨預備了一個盛開水的盆；過去犯人都是喝不開的水，侯五嫂去了

水都變成滾開的了；過去犯人們都是吃不熟的飯，侯五嫂去了，飯都蒸的透熟了。後來侯五嫂發現她的廚房和石西然的獄室只隔一堵牆，她就偷偷的挖開一個洞，從那裏把「長官」吃的饅饅和菜，送給同志們吃；她自己每天的菜也省着送給同志們吃。同志們深深地被感動着，有的說：「你在外面天天給俺送飯，你到獄裏又天天給俺做飯，自己的飯都送給俺吃，天下那裏找這樣的母親呵！」

五 領着孩子走向光明大道

侯五嫂被捕以後，家裏的買賣也不做了，小孩子也沒吃穿了，學也不能上了；侯五哥天天領着孩子到牢門口探聽消息，指望着她快些回去。

一天，侯五嫂正在伙房裏燒着火，忽然聽着有孩子喊媽媽的聲音，她很熟悉這是她的先存和光明的聲音，可是當她一步邁出伙房門的時候，却聽外面大聲喊叫着：「你的媽早給槍斃啦！」隨後她就聽到孩子的哭聲遠了。侯五嫂回到廚房，一聲不響的呆呆的坐着，擦把眼淚又去燒火。第二天早晨，她的孩子不知花

了多少錢買着把門口狗，偷偷地溜進來了。侯五嫂看着又瘦又黑了的孩子的臉，難以抑止自己的辛酸，但是她怕孩子難過，便咬了咬牙，把眼淚嚥到肚子裏去。孩子也很懂事，她們怕媽媽心痛，只是紅着眼圈，却不掉一滴眼淚。侯五嫂撫着孩子的頭低聲的說：「媽媽蹲牢蹲的光榮，你們倆在家受罪也受得光榮呀。媽媽是領着你走向光明大道啊！媽媽即便死了，你倆也要跟着你的叔叔幹。革命成功了，你們就不用再跟媽媽受罪了，」說到這裏，侯五嫂的眼淚就滴到孩子的頭上，孩子們也嗚咽起來。這時屋裏已走進四個扛槍的人，把孩子趕走了。

六 只要不死俺就發芽生根

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五，敵人準備把犯人趕到前線去當砲灰。「青年招待所」的一切犯人，都轉到國民黨的補充大隊了，侯五嫂也跟着大家一起出操上課。國民黨的教官天天向他們訓話說：「你們的腦子裏就好比種上了一粒稔稔種，省得它以後發芽生根，才來訓練你；什麼時候訓好，什麼時候就把你補到隊伍裏去打

共產黨、八路軍。侯五嫂聽到這些話，她心裏默默地反抗着：「只要不死，俺就發芽生根，消滅你們這些吃人的狗東西。」

六月，在補充大隊將要開赴前線的時候，石西然，王遷一等便先後逃出了敵人的羅網。侯五嫂想：「你們能幹的都出去，我一個老媽媽子，他們把我帶到那裏去也不要緊。」敵人也確實瞧不起這個窮老媽媽子，而且感到累贅，在補充大隊臨開赴前線的前一天，侯五嫂就被五家連保保出來了。

窮困，刑罰都動搖不了侯五嫂革命到底的決心，她出獄後，馬上又擔任起革命的通訊聯絡工作。小孩子也很聽媽媽的話，每天到大街上去看敵人有多少碉堡，碉堡上有多少砲眼，十三歲的小光明并親自到陸軍總司令部去，偷偷地找到革命的叔叔，傳遞消息。同志們都撫着這孩子誇讚的說：「媽媽革命，兒子英雄！真是共產黨員的乖孩子。」

七 在勝利中我們的媽媽更幹的起勁了

淮海戰役的砲聲一響，侯五嫂和徐州市的一切人民大眾的心就沸騰起來了，她好像從黑夜盼到了太陽紅，她眼望盼着解放大軍開進徐州城。

十二月一日，解放的紅旗在徐州城的大街上飄起來了。

一夥一夥的老同志、新同志都跑到侯五嫂的家裏，去慰問這位受盡了辛苦堅持鬥爭對革命有功的媽媽。大家擁抱這位媽媽，一手把她舉起來了，侯五嫂張着她那被敵人打掉了門牙的嘴，只知道笑，她樂的什麼話都說不出來。

解放軍一進城，她就參加恢復革命秩序的工作，從白天忙到晚上，從晚上忙到天明。發救濟糧，貸款，……侯五嫂都親自調查和分發，為羣衆翻身，為慶祝勝利，她已忘掉了一切的疲勞。在慶祝淮海大捷的遊行行列裏，侯五嫂比誰都走的快，比誰喊的聲音都高，她跟着大隊從南門走到西門，從西門走到車站，從車站走到北關，……同志們恐怕她太累，跑去扶着她，她說：「我比你還有勁！」興奮給了侯五嫂無限的力量，她簡直變成青年了。

過去侯五嫂的門前，從來沒有外人的腳踪，今年侯五嫂的家簡直擠破門了，過去因為媽媽坐牢而失去求學機會的先存與光明，也一齊送進了青年學校。公家

發給她姊弟一身新制服，一雙新皮鞋，孩子高興，媽媽更高興，她想：「我已經嘗到革命的甜蜜菓子了，我還要幫助其他沒解放的地區的同胞翻身。如今在全國婦代大會的華東代表團裏，侯五嫂一天到晚拿着報紙學習，在來北平的路途上及在開會期間，這個從不識字的老大娘，已認識了一百多字，毛主席的八項和平條件，她都默寫出來了，我們相信她的前途是無限的。」

一九四九年三月

女司機林先培

白杰



關東交通公司有個女司機林先培，中等身材，走起路來腰板挺得很直，使人一看就知道是個吃苦耐勞的婦女。

她從小生在海南，三歲的時候父親就離鄉他去，直到如今音訊全無。剩下她母女依老老娘家維持生活。七歲時候又不幸死去慈母，孤苦伶仃，實在可憐。幸虧舅父將她收留，供她讀了二年書，後因生計困難，全家搬到大連。舅父上了年歲，打零餽子工不能維持一家數口，便和舅母到成衣舖找點針線活幹。

她從十三歲便到遼東織布工廠做工，挨罵受氣，整天被工作壓的喘不過氣

來，好歹混了三年，工廠關了大門，只好回家。又被敵人挑上去當勞工，從此就過着人間地獄的生活。

「八一五」解放，她樂的要命。想現在可以讀書了，但是，舅母不准；想參加識字班舅母也不答應。

她只好把痛苦的眼淚吞進肚裏。她沒法只好偷着念書，把書藏起來，千方百計進行學習。後來她看人家參加學習進步很快，便背着舅母入了婦女會識字班孜孜不倦的學習。舅母知道了，把她趕出來，她就搬到嫂家住。

交通公司招考女車務員，在她便是一條光明大道。她考進去了，和許許多多姊妹們過着集體生活。她下決心好好對待乘客。上來一個客人，剪一次票，乘客擁滿，她也鑽進剪票，不怕麻煩。老人、婦女、孩子們上下車時，她盡力幫助。沒有開車以前，前後左右仔細看看，然後通知司機開車，因此從未發生過事故。電車弓子，過去都是輪流着拉，她也打破這個老例，到了站頭就去動手。車內衛生，她保持的最好，按時上班下班，從沒有遲到早退過。

營業所如果增發車輛缺人工作的時候，她就積極主動地負起責任。幹到晚班

十一點，因有包車缺人，她便蹣跚回車上歡歡喜喜的工作。

女車務員中，很多錯賬的，她却沒有錯過，這是因為她肯細心，多用腦筋，勤苦耐勞，時時周到仔細地整理車票和錢的結果。

因為她是這樣認真負責，一貫的積極努力工作，受到工友們一致的擁護與熱愛。她不驕不做，虛心學習，終被工友們選出負擔關東區交通公司獨立支會工會主任兼交通公司職工會女工部長的重責。從此以後，她更再接再厲，努力不懈，每晨四時起床，跑到各室叫起早班工友，生好兩個爐子，一切收拾妥當，便進行支會裏工作，不到深夜，不肯休息。

她不僅自己工作積極負責，更能熱心幫助工友，進步的在她影響之下更加進步，落後的在她誠懇說服之下，趕上前去。十六歲的張金梅打算辭職回家結婚被她勸住，知道了早婚之害，願意回心轉意，努力工作。王翠琴深夜病重，她親自開車送到病院，雖然一夜不眠，翌日依然繼續工作。並能忙裏抽暇，經常跑到病院安慰患病工友。話劇團員不團結，她就召集開會，大家互相交換意見，自己檢討，從此大家重歸於好，越發親密。

她的文化程度雖然很低，但能加倍用心學習，筆記跟不上趟，下課以後借來別的工程友的本子抄。學司機的時候，起初考三十五分，經她努力學習，考到八十五分。

林先培在工友中威信很高，被公認為大家學習的榜樣。

一九四九年三月

堅持敵後鬥爭的女英雄李秀真

全國第一次婦代大會舉行開幕典禮時，全場代表熱烈鼓掌歡迎一個年老的農婦上台講話，她就是華北區出席大會的代表——李秀真大娘，這位白髮蒼蒼的英雄，經歷過長期對敵鬥爭、千辛萬苦，終於，從奴隸變成了新社會的主人，得到了莫大的光榮！

在冀魯豫平原滑縣東壩城村一個貧窮的佃戶家庭，李秀真渡過了她的童年。

後來她出嫁，但出嫁，也並沒有使她脫離了貧窮的生活。在她的中年，連那貧窮的生活都難以繼續維持了，於是她到了焦作，忍受着種種的欺壓，給有錢人當了九年的女傭工。

終於一天，撥雲望見了青天——她接近了共產黨，她懂得了貧苦的人們要解放的道理，就在抗戰的先一年，加入了共產黨，從此開始了她爲窮苦被壓迫的人們底解放而奮鬥的事業。

一九三七年滑縣被日本鬼子佔領了，八路軍開到這一帶來打遊擊戰，這時，她勇敢地擔負起部隊的祕密通訊工作。

當鬼子在滑縣城裏時，她經常假扮成迷信的佛婆子上城隍廟去燒香，偵察敵人的兵力動向。到黃昏時，又把傳單和各種宣傳品悄悄地扔到崗哨要道上、敵司令部前的門口左右。她沉着地來回送信連絡。

一九四〇年，漢奸孫殿英部三旅三個團在東掘城村駐紮，她接受了上級的任務，在村裏開了個炸油條舖子，和僞軍們聯絡收買子彈，給游擊隊送去。她買下子彈紮在腰裏，揹着個籃子，假裝到地裏挖野菜，便把子彈送到人民的游擊隊裏。

一九四一年夏天，敵人要從城裏出發，閃擊合圍我軍，要她當天趕五十里地把信送到我軍駐村。李秀真是個小腳婦女，一天走五十里地已是非常困難，更不

湊巧的是她走到王沙河邊，又碰到發大水，這時，革命的熱情鼓舞着她，一心只想着要堅決完成任務。在急忙中，她想出了一個好辦法，把信件夾在頭髮裏，將腰裏的子彈解下來放到籃子裏，手中握一根高梁桿，淌過大水。她七次倒下又站起來，但時刻不忘用手摸摸放在頭上的信件，一切危險阻止不了她衝着大水前進。當她走到軍分區辦事處時，八路軍裏的同志們見她濕得好像一隻落水鷄，趕快叫她換衣休息，她却說：「別忙，有要緊事哪！」一邊取下頭髮裏的信件交給了辦事處主任。她說：「我這不算啥累，要過好日子，就得大家努力才行！」她熱愛人民的部隊，親自送自己的獨生子參軍，同時，動員了十五個青年一同扛起了棺。

國民黨反動派軍隊在一九四六年進攻冀魯豫平原時，地主武裝和土頑部隊配合，到各村騷擾搶殺，逮捕了村裏的民兵和幹部就活埋，李秀真轉移到沙區，不久又回去，半路上被土頑頭子王三祝部下的老兵油子逮了去，威嚇說：「這次，可是要鋪黃鋪土，蓋黃蓋地，（註）你跑不了啦！」第一次審訊時，敵人把她帶到一間大屋裏，土頑頭子問：

『你是多少年的老黨員？多少年的幹部？』

李秀真機智的在敵人面前，不吐出一句真話來：

『你說什麼是圓麼？過去我當了八九年的老媽子，見到梨、紅棗、蘋菓都很圓，祇有人家少爺玩的皮球最圓，你說啥是「乾木」？』我聽說南天門上的過木是最乾的，除去這，還有什麼乾木！』

敵人又生氣，又好笑，重新拷問：

『我問你是不是共產黨員？你兒子是不是八路，快實說！』

『誰家也有兒子，兒子有當「中央軍」，有當八路軍的，他爹媽都是有罪的麼？』

土頑頭子無恥的想哄人：

『你兒子是個八路麼？八路解散了，你知道麼，要撞他們到草地裏去吃原子彈啦，快把你兒子找回我們這邊來！』

『我兒子撞到草地去了！上那裏去找他呀！』

『你趕快去找他們，八路還在這一帶咧！』敵人可笑地露了馬脚。

『我不去，我找不着，他們被擡到草地裏去了！』

這時，敵人恐怖地掏出槍來威嚇她：『你要命不要！』

李大娘毫不害怕，心中一股熱血直往上頂，高聲說：

『我兒子當了八路軍，他爹媽若是有罪，你們想殺就殺吧，想埋就埋吧！我就是不去找他！』

國民黨匪軍頭子看她毫不畏懼，說：『這老婆子蠢死啦，啥也不懂！』把她扣押起來。

李秀真心裏罵：『你才是蠢豬，我可就是個共產黨員呀！』

敵人一連審了三次，沒有口供，祇得把她放了。在回家的大路上，遇見了一百多個「還鄉團」騎着牲口走過，她毫不遲疑趕快報告了我軍，將敵人完全俘擄。

十幾年來，在長期游擊戰爭裏，減租減息、民主整黨、土地改革、擴軍生產中，她總是積極地起着帶頭作用。她大胆、機智、英勇和堅忍的英雄事蹟代表着中國解放區農村婦女嶄新的偉大人格，召喚着我們不屈不撓的前進！（曉魯、勇邁、羣獎）

一九四九年三月

（註）指活埋



女司令

劉虎成

康英

劉虎成是華東代表團的一個出色人物，她是江蘇省泰興縣姜南區的一個女民兵英雄。羣衆都叫她「劉司令」，今年三十二歲。她是一個赤貧佃戶，解放前多年來不停的勞苦，却永遠吃不飽，穿不暖，受盡地主的剝削與虐待。共產黨到了她的家鄉，發動了減租減息，她高興了，她參加了農民抗敵協會。後來她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參加第一次黨的小組會上，她深深地記住了兩段話：「共產黨員不怕死，要做硬骨頭。」在春荒借糧工作中，她被選爲鄉長。

一九四六年六月，國民黨反動派殺到了她的家鄉——九東鄉，擔任中共鄉支書的劉虎成，抱着小孩從敵人包圍中衝到田野裏，躲了三天三夜，小孩闖出了重病，她只好躲在一個親戚家去。但孩子竟死了。這時，敵人仍連連進攻，亂燒亂殺，她的親友便來勸她回去自首。劉虎成一聽這話，就想到共產黨真是硬骨頭，想到羣衆對她的希望，上級對她的表揚，便氣憤地拒絕了：「到地主還鄉團手裏，窮人還想活命嗎？我寧願被敵人捉去殺死，也不能自首。」

四十二天後，劉虎成設法回到了敵人密佈的家鄉，她丈夫強硬地教訓她：「以後你好好在家帶大寶二寶吧！不能再出去幹了。」但是劉虎成却堅決地回答：「你不要管我，你革我命，我革我命，到死爲止。」

劉虎成體驗到不掌握武器，就不可能打勝敵人，她就發動了羣衆訴苦，參軍保家，一共擴大到二十個民兵，開始領導對敵進行鬥爭了。在敵人據點旁、公路上，監視和阻撓敵人下鄉搶劫，掩護羣衆藏糧、轉移。

十月裏，當劉虎成因腿病到後方醫治時，她的公公（當村長的）被敵慘殺了。丈夫便常跑來看她，洩氣地痛哭着。她看出他正在恐懼動搖，就耐心地勸說

他：「我們只有一條生路走，堅決打反動派，替父親報仇。」

過了幾天，她丈夫又狠狠地跑來告訴她：「反動派把我們圍住用機槍掃，我好容易才盤河逃來」。劉虎成反問他：「老百姓死光沒有？」她丈夫說：「沒有。」劉虎成感到退却是共產黨員的恥辱，是對不起羣衆的，便對她丈夫怒吼起來：「老百姓沒有死光，你就怕死了嗎？」直到她丈夫答應今後決不再作軟骨頭，她才高興。她自己也拖着還沒醫好的腿，一跛一跛地奔回去了。從此，姜堰據點邊上便出現了朝夕荷槍打擊敵人的女英雄。

有一次劉虎成和民兵在戰鬥中被圍，經羣衆的掩護而脫險，當她跑出來時，莊上人都圍住她歡叫着：「阿彌陀佛，」多險！要把妳抓去，我們就沒命了。」就在這一次，劉虎成深深認識到，有黨就有羣衆，只要決心爲羣衆，羣衆就會擁護。她並以此勉勵其他民兵。

但是敵人狠心地追逐着她：「把那個胖媽兒打掉就好了，」有一天，三百多個敵人分八路包圍了他們，他們摸着熟悉的彎子，邊打邊轉，戰鬥了一整天。劉虎成的聯防隊却一個人也沒有被傷害，在深夜的月光中，他們帶着打光了子彈的

槍枝，又出現在盼望着他們的羣衆面前了。

一九四七年春，劉虎成因身體不好調到後方工作，聽到家鄉情況越來越緊，她便寫了一封信給她丈夫：「……：如你自首就對不起黨和人民，忘了本，我就不承認你是我的丈夫。如果你萬一犧牲，我將爲你報仇。」

三個多月後，劉虎成又病愈回到家鄉，半路上，當一個熟人將她丈夫犧牲的消息告訴她時，劉虎成沒有哭，她第一句就問：「死得怎樣？」那人悲憤地豎起大拇指說：「死得有骨氣！」敵人把他吊打挖肉，要他自首，但他却老是說：「死就死吧！我死了還有劉虎成報仇。」劉虎成悲痛而堅定地自語着：死得有骨氣，我要爲他報仇。

劉虎成重新拿起了槍，將原有聯防隊擴大到四五十人，開始主動襲擊和阻擊敵人了。

六月十九日，三四百個敵人正在黃沙溝搶糧抓人，劉虎成帶了聯防隊就向那兒飛奔，一進莊敵人就向他們打冷槍，劉虎成在前面敏捷地還了三槍，便指揮聯防隊集中射擊，領頭分路衝上去，正遇後面區隊也趕上來了，劉虎成領着他們向

前追，打死了敵人一個連長，奪回了被搶的糧食和老百姓二百餘人。

劉虎成這樣日夜不停地打擊着敵人，嚇得僞保安團不敢再下鄉搶，濟興僞縣長丁某乃怒罵部下說：「你們這些孛種，還抵不上那匪媽媽兇。」常常有敵人寫信給她，要求投降，僅在一個麥收季節中，就有二百多個還鄉團投降過來。劉虎成不僅堅持了九東鄉，而且開闢了姜南東部半個區。現在她光榮地擔負了中共姜南區委副書記。

一九四九年三月

鋼鐵担架隊一等功臣董力生。

玉華

在全國婦女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大家都認識了一位傑出的女英雄——董力生，她是山東濱海區的勞動英雄，竹庭鋼鐵擔架隊的一等功臣，音墩莊的莊長。



壓在這十五歲的女孩子身上。勞動鍛鍊出董力生一付鋼鐵般的身子，她不但會做莊戶活，閒時還學着做買賣，運鹽、販糧，來養活全家，她十七歲那年，就能挑

董力生從小生在一個貧苦的家庭裏，全家五口只有三畝薄地，老爹爹長年生癆病，哥哥被窮逼的逃了荒。董力生從七歲就拾在山裏、坡裏，拾柴拾糞，十二歲被迫到青島當了女工，日寇佔領青島時，她忍受不了日偽統治下的痛苦，就跑回家學着種地，全家生活便

一百二十斤地瓜乾，推四百多斤重的車子。舊社會人人瞧不起勞動，董力生推着車子路過各莊時，莊裏都跑出來看「假大妮子」，董力生只有紅着臉急忙的走過去。

一九四三年，董力生的家鄉解放了，勞動變成了光榮的事情。她在濱海勞模大會上，被選為全區的勞動英雄，上級還獎給她一頭毛驢，董力生從此更提起生產的勁兒，並把全莊十幾頭驢子組織成一個運鹽隊，繼續運鹽生產，不到三年功夫，她便以自己勞動生產掙下的錢，買了七畝地，從此她貧苦的家庭便變成了有吃有穿的富裕中農。莊裏的人都對她的爹娘說：「誰說閨女不中用，你的閨女比兒強得多啦！」

一九四七年蔣匪在山東發動了重點進攻，董力生可氣紅了眼，她想：「俺吃够了舊社會的苦，共產黨來了俺勞動人才有吃有穿有了地位，蔣老賊要奪去俺的好日子，咱那能饒他！」有一天莊裏接到兩付擔架的任務，董力生第一個報名，莊裏的人知道她有一付長年肩挑鍛練出來的鐵肩膀，也就答應了她的要求。可是外莊的人，聽到大閨女抬擔架都偷偷地笑着說：「抬擔架可不是扭秧歌，別

叫別人抬回來就行。」董力生惟恐區裏不叫她去，就偷偷的在先頭裏溜着走了。當五千多民工浩浩蕩蕩的開赴前線的時候，一路上的羣衆，都爭着出來看這位紮大辮子的女擔架隊員。

擔架隊剛出莊十里路，就遭上三架敵機掃射，有些人很驚慌地亂跑，可是董大姐和她全莊的民工們很沉着爬在地上不動，她並動員大家說：「炸彈沒有眼，只要咱別亂跑就沒有事。」戰爭考驗了董大姐的勇敢和沉着，事後她莊的民工便選她當了班長。董力生當了班長之後，她首先領導全班做防空準備，把白擔架床用鍋灰染成灰色，民工們的白布衣服也都設法換成藍色；接着她便動員全班向別班展開競賽，提出挑戰的條件，全團民工們看到董力生的模範行動，有的說：「咱還不如個女人嗎？」都紛紛起來應戰。

擔架團到達指定地點後，沒有馬上接受任務，董力生兩隻勞動慣了的手可就閒不住了。她便和班裏的人說：「咱沒有事做點生產不好嗎？」民工們知道董力生做生產是很有辦法的，就擁護她出主意，用暫時吃不着的菜金做本錢，販糧食，做豆腐，炸香油果子，不到十幾天的工夫，就掙了二萬多元錢，除了改善生

活以外，每人還分了千多元錢，另外，他們又商量着買了一升大米，半斤白糖，準備給傷員吃，其他班裏看到董力生班裏生產賺錢，也都學着來做。

在擔架隊休整的時候，羣衆正忙於春耕，董力生的班除了自己生產還幫助羣衆推土、送糞、耕地、扶耨，這些活董力生樣樣都做得好。有一次，她剛趕集回來，看着房東的糞還沒有送出去，她連忙去給房東送糞，一車子推了四百多斤，全莊裏都把董力生當成了奇談。識字班都爭着來看她。董力生趁機向她們宣傳說：「勞動就是咱婦女的本錢，咱不能光想着穿什麼衣服帶什麼花，能勞動才能翻身。」識字班裏有很多青年婦女下地勞動。老大娘們更是喜歡董力生這個能幹的閨女，都是讓她在自己的床上睡覺。

出名的孟良崗戰役開始了，擔架隊奉命到沂蒙山去接受轉運任務，在一個雨天的黑夜，對面不見人，董力生和民工們爬山越嶺，摸到一座靠敵人不遠的山下，把傷兵一個個的抬到擔架床上，一氣跑了三十多里路，才摸出了那崎嶇不平的沂蒙山，當擔架住下休息的時候，董大姐的衣服上扭下水來，不知是雨，還是汗水。董大姐不顧自己的疲勞，把擔架床偽裝到麥地裏，就忙着去給傷號買雞

蛋，熬稀飯，自己還沒來得及吃飯，又接到連續轉運的任務，董力生雖然又餓又累，又來了月經，兩腿都燒起了燎泡，但她却咬住牙，一個勁的往前趕，疲勞和饑餓使得她頭昏眼花，一不留神歪着了脖子，但董大姐却不叫一聲苦，還擋着傷員爬山，傷員感動得有的給她鞋子穿，有的拿錢買菜給她吃，有的拉着她的手喊董大姐，並向她表示：傷好了一定馬上回前線殺敵，回答她愛護傷員的一片熱心。

擔架隊出發五十七天，就光榮的完成任務復員了。董力生和全體鋼鐵擔架團員們，一路上蒙受着羣衆的歡迎和熱愛！支前指揮部開會給他們慶功，董力生光榮的被選爲一等人民功臣，識字班給她披紅戴花，董力生慙的說：「從小穿衣服沒配過顏色，現在大紅大綠的穿起來了！」

董力生支前回來以後，在羣衆中的威信更加提高，村民選她當了莊長。偉大的淮海戰役開始之後，董力生在全力支援前線的號召下，日以繼夜的進行工作，上級佈置三次加工糧，她都能發動全莊羣衆按期完成，當時有些羣衆不了解，感到上級規定一百斤麥子推八十斤麵太多，她耐心地對羣衆解釋說：「解放軍不是

不想吃細一點的，省是給咱大家省的，一百斤麥子多推十斤麵，您算算一萬斤能多推多少麵！」爲了不使某些羣衆故意添粗麵，她稱出一部份潔白的標準麵放在辦公處門口，供大家推麵的榜樣，結果，全莊的麵，推的又細又白又够稱。

在第二次佈置兩千七百斤加工糧時，還得自己到三十里路以外去運麥子，當時全莊大部的青壯年都上了前線，董力生便號召識字班來完成這個任務，八個識字班隊員，雖然都是小腳，但是有的挑，有的抬，跟着董力生一齊幹。董力生又對外莊去借了一輛破大車，動員了四頭小驢，一天的工夫就把三千斤麥子全部運來，兩天就全部推好。

每次運送加工糧，董力生都是親自參加，民工們也喜歡和她一起出發。有一次她帶着民工到新解放的郟城去送給養，因爲送的太多，一時輪不上，他們一直在那裏等了三天，敵人飛機又天天在那裏掃射轟炸，炸彈就落在他們的車子旁邊，有些民工等得不耐煩，就要求回去，董力生說：「上年過年咱還得逃難，現在咱的家鄉解放了，咱吃點苦怕什麼？咱的苦比前線戰士還差得遠。」不管白天或是黑夜，她都是叫其他民工到屋裏去休息睡覺，自己躺在車子底下看給養，民

工人们看到她那種模範行動，和沉着態度，都很受感動，一直陪着她在那裏等到卸了車子才回去。

董力生不論在農村或在前線，因為她能和羣衆聯系在一起，並能以模範行動來影響大家，因此在羣衆中取得了極高的威信。當她離莊參加大會的時候，莊裏開大會歡送她，很多人囑咐她：「你可快些回來，咱好一塊出發支援大軍南下渡

江關！」

一九四九年三月

爆炸女英雄孫玉敏

于良志

殺敵爆炸女英雄孫玉敏的名字，早就在膠東傳遍了。

在抗日戰爭時，她從戰鬥中學得了射擊、爆炸的本領。她經常是在緊張的戰鬥中。

一九四五年的五月二十七日，村裏的民兵在北山和敵人開了火，敵人的機關槍瘋狂的叫起來，村裏別的民兵回了幾槍都未擊中敵人。孫玉敏出現了，她機警的把土槍反背在身後，躬着腰，順着溝，一溜煙插到敵人背側的八十步的草



叢裏，瞄了瞄準，「叭」的一聲，一個鬼子倒了下去。

當年六月間，東海武委會召開鬥爭英雄會議，獎給她一支嶄新的小馬槍；並

表揚她曾一次埋雷炸死了五個鬼子的功績。

村裏的民兵要到郝家據點去埋雷，她開完了會剛回家，抹了一下臉上的汗珠，提着兩顆地雷便要去。村團長再三勸阻她休息，她急得竟要哭出來，終於她得到了允許。第二天，敵人的大隊人馬威風的「掃蕩」過來，敵人走進地雷陣，地雷狂叫起來，七個敵人應聲倒地，「威武」的敵人在女英雄面前喪魂落魄的逃竄了。

這樣的戰鬥，一次、兩次、三次、……不論嚴寒的冬天和炎熱的夏日，她時而北山時而南嶺，不論白天、黑夜在山林間、草叢裏出現，靈活的打擊日、偽軍。幾年來，她創立了「斃敵十七名」的光榮戰績。

孫玉敏是海陽邢村區小灘村人，出身於一個貧農家庭，十四歲父親去世，她和母親成天起早帶晚耕種着三畝薄地，養成了她吃苦耐勞的本質，村裏人叫她「小把頭」。

她的英雄本色是一直保持下去的，解放戰爭開始後她從殺敵英雄變為支前生產的好漢。

在每一個季節裏，她都領導着青婦隊，從個人到班排，作出優軍計劃。

一九四六年三月，天氣還很冷她領導青婦隊給軍屬出糞，糞坑裏冰未化，婦女們打了怯，她首先跳進糞坑，赤着腳幹起來，其她人也就很快跟着幹起來，一天就抬出八圈，一連抬了三天。一九四七年春天，她及時發動起婦女鋤地，接着又作出刨地，鋤地，優軍計劃，在夏收中婦女挑起競賽，帶着月亮給軍屬拔麥子；冬天搬泥挑水掃地等樣樣照顧週到。當年冬天村內評功時她榮獲了擁優、生產工作的功臣頭銜。

去年春荒嚴重，她把從被服廠裏領下的一百斤棉花，組織缺糧戶婦女邊紡邊織鹽糧六百斤渡災荒，而她自己雖然也困難，但卻沒有要一點救濟。

秋季鬧水災，田裏成熟的穀子穗快生芽了，婦女突擊剪落地穗，她起帶頭作用。災荒渡過後，她又在婦女中醞釀大家節約防荒；通過回憶去春沒吃的滋味教育大家曬乾菜，她和她嫂子分了工，嫂子上山剪，她往家裏挑，以她的推動，家家戶戶的婦女都搶着挖山菜，全村曬出了一萬四千多斤。今冬開展三大堆運動，她又領着婦女撲草六十餘簍。

女英雄受着東海廣大婦女的敬仰，這次被光榮的選為出席華東婦代大會的代表。

冀中子弟兵的母親

李杏閣大娘

「冀中子弟兵的母親」，「看護傷員模範」——李杏閣，李大娘坐在全國婦女代表大會的主席台上，喜氣洋洋的，看上去還不像有了快五十的年紀。她身上穿着嶄新的深藍色棉襖，黑棉褲，大襟上飄着兩個鮮紅的綢條，一個上寫着「主席團」，一個上寫着「代表」。在紅綢條旁邊還掛着兩個紀念



章，一個上寫着一九四五年，晉察冀邊區二屆羣英大會紀念章；另一個上面是毛主席的像，是一個連長送給她的，李大娘去年參加過華北人民代表會議。說起這些李大娘從心裏透着高興，他說：『真是把我們婦女抬高了，若不是共產黨，那裏有我們窮人的地方！』

李大娘在華北被光榮地尊稱為「冀中子弟兵的母親」。在一九四二年敵人「五一」大掃蕩後的一年多當中，經李大娘看護好了的傷員共有二十六個，其中傷勢最重的有六個。但在當年看護傷員，可不是一件平常簡單的事！那是在敵人燒、殺、姦、淫、搶、掠最殘酷的時候，李大娘家是在冀中安平縣報子營村，村子的四面都修着敵人的炮樓隨時都可以受到敵人突然的襲擊。李大娘說：『敵人搜查「八路」搜查得最兇，若是從誰家嗅出了八路軍的「味」，不僅這一家人性命難保，就是全村人也得都跟着遭殃』。但是，這些都沒有影響了她愛護「八路軍」的這一股火熱心腸。

在那年正月裏，天氣很冷，還凍着冰。「情況」非常緊急，一個像從血泊裏撈出來的傷員被抬到這個村子裏。這個傷勢沉重的傷號有時痛叫，有時昏迷，好

像只剩下一口氣了。當時，村幹部非常焦急，對他不知怎樣處理。李大娘跑去時，村幹部對她說：『大娘，你心眼好，脾氣好，你看護他吧！他已到了這種地步，有好有歹，都不怪，你家窮，村裏拿糧食幫助你。』

但李大娘立即沉下了臉色，責備着村幹部：『你說的那個不對！這塊，可誰不知道八路軍！人家是爲咱們流血，賣命，我看護好他，你看看我的心，你快不要拿糧食來買我看護他！』天黑時，這個奄奄一息的重傷號就被抬到了李大娘的破炕上。

他被敵人用刀砍得渾身血淋淋的實在慘！臂上共被砍了三刀，腿被炸得稀爛，胸前還被刺爛了一大片；而最嚴重的還是頭頂上的傷，血肉模糊的竟有四五寸長三指寬。他不能自己吃、喝，一點也不能動彈。看着他這種情況，大娘含着眼淚，連忙燒熱了水，給他洗淨了心上的血跡，和被子上凍結了的血水，髒泥和糞便。又怕他睡在炕上冷，從全家四口僅有的兩床被子裏抽出一床來給他墊上。爲了掩遮旁人耳目，從自己兒子身上脫下一件棉襖來蓋在他身上。這時，傷員清醒過來，望着大娘，眼裏湧出了熱淚。大娘走過去爬在他身邊，輕輕地叫着他的

名字，安慰着他：『建國，到了這裏，就是到了家，我就是你的親娘，你就是我的親兒子，我一定要好好地看護你，讓你養好了以後，回前方去再打鬼子。』

李大娘家裏窮，進了她的破籬笆大門，兩步、三步地就可以邁進了她那兩間破土房。這樣的淺門，淺戶掩護傷員們確實是困難而危險！但她帶着她的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連着熬了三天三夜，偷着在她的菜窖裏打了一個地洞，來掩藏傷員，在她家裏掩護的傷員多的時候，地洞裏又窄又黑，悶得人不好喘氣，她就耐心地勸慰着傷員們不要焦急，不要出聲，免得暴露了目標。地洞口是又深又窄，每天得好幾次爬進爬出地送水送飯，端屎端尿。這樣繁鎖的工作，她的全家人分工負責：她的大兒子出門放哨，女兒端燈，小兒子幫助遞東西。有好幾次小兒子不留神，一失手就把大娘從地洞口剛遞上來的一盆子屎尿，劈頭蓋臉地扣在她頭上，身上，有時還弄得一鼻子、一嘴。但她從來沒有嫌懣，抱怨。大娘生病時，帶着病也要去照顧傷員。她唯恐孩子們毛手毛脚地照顧的不週到。

大娘看護傷員確是非常週到盡心，她怕傷員們胃口不好，想盡了各種辦法給傷員做東西吃，重傷員自己不能動手吃喝，她就挨着個的一勺勺地喂他們，重傷

員拉屎拉尿自己不能動彈，大娘就用罐子、用破布去接；弄髒了被褥，大娘耐心地收拾。又怕他們輪久害褥瘡，就用棉花綁成圈兒給他們墊着。情況緊張時，醫生不能來，大娘就又變成醫生，幫助傷員換藥，包傷。直到現在大娘還說得出二十多種外科藥品的名子和功用，什麼紅汞是二百一，黃碘膏藥性比凡士林強；慢慢地，大娘的家裏變成了一個隱避的大醫院，有時醫生，看護睡滿在她的炕上；四週的牆角下埋藏着外科器具，藥品就埋在豬圈裏。

大娘看護傷員是受着千辛萬苦，也遇過許多次驚險。那時敵人搜查的很緊，她日夜擔心。晚上不敢脫衣安睡，聽見遠遠狗咬，就要驚跳起來爬到房上去聽聽聲音。一次，孩子們來報信，說敵人來了。大娘慌忙就往地洞跑，一下菜窖，腳沒站穩就從梯子上整個地滾了下去，但她沒顧上看看跌痛跌傷的腿，趕緊爬到洞口，趕忙把洞口掩蓋好了。

爲了減少重傷號的痛苦，大娘冒着更大的危險，把傷員明白白的擺在自己地炕上。突然敵人來到村口，大娘連忙很敏捷地把傷號頭上纏着的綳帶，連血，帶膿的塞進了自己的棉褲腰，把早已準備好的一貼大膏藥，給傷員貼在頭的傷口

上，又經過自己的破棉被蒙頭蓋臉的給他蓋了個嚴實。順手又把尿盆、尿罐、破棉花、爛衣裳套等等髒臭的東西雜亂的擺了一炕。佈置還沒停當，敵人就闖進了房。敵人指着炕上躺着的人問：『什麼的「干活」？』大娘鎮靜地回答着：『我兒子的干活。』敵人說：『打開，打開！』大娘慌忙攔住說：『皇軍！我就這麼一個小子，可別驚嚇着他，他害瘟病害了兩個月了，眼看着不知死活，可千萬不能掀被子，若是再吹了風，可就更活不成了！』敵人看着屋裏實在是又髒又亂，又聽說受害的瘟病，立即掏出手巾把鼻子捂上。大娘就假意殷勤，抄起那黑髒的水瓢往外屋就走，並對敵人說：『迷細，迷細的。』要去給敵人燒開水，但是敵人頭也不回的蹩住一口氣跑出了大門。

又有一次 敵人一下就衝到李大娘的門口，這時，炕上躺的是那滿身纏着白綳帶不能動彈的重傷員，一切準備偽裝的工作都來不及了，大娘急得咬着牙咒罵：『讓敵人瞎了眼吧！』那個傷員急的唸的一下子白了臉——但是大娘立刻拿定了主意。她對着那傷員的耳朵輕輕地說出那堅定的語句：『兒呵！你放心，若是今天敵人非掀被子不可，娘就往你身上一爬，就和他拚了！今天有娘就有你，

「有你也有娘！」話音未落，敵人就進了院子，但是直奔進了對面的房子，大娘坐在炕上屏住了氣，靜候着敵人，那知敵人對這邊窗子望了望，就走到隔壁去翻箱倒櫃，鬧了好半天。

李大娘就是這樣機警，勇敢，堅定，捨身忘己的掩護八路軍的傷員，不僅這樣，大娘也掩護八路軍的幹部，那次敵人用刺刀逼着大娘的胸口，威嚇着她說出八路軍隱藏的地方。但她故意一仰跌在地上，躲過了敵人的刺刀。敵人看她的模樣不像假裝，就放過了她。這時躲在地洞裏的幹部，急得滿頭是汗，大娘却和靄而又激動的對他們講：『我決不捨把你們丟下，不信，把我的心剖開給你們看！』

傷員們養好了，大娘心裏分外歡喜，尤其是那個傷勢最重的劉建國，養到八九個月上才能坐着移一移地方，大娘說：『我看見他能移動了，我心裏可喜歡的焦急！』而他對大娘的感情，竟比親母子還深切！大娘推磨，他要去看看，紡綫，他要坐在旁邊守着，整天喊娘不停嘴。傷員們走時，個個留戀着娘，流下眼淚，他們說：『娘呵，你把我們扶養好了，我們上前綫，一定要多殺敵人，才對

得起你。』走了的，有時又抽空，跑回看望娘來。

李大娘是窮根，窮底。她爹，和哥哥是在油坊榨油累死的，十七歲上爲了窮，她娘狠着心使了二十塊白洋把她嫁給一個比她大整整三十歲的窮窩工。生了三個孩子，丈夫年紀更老了，就更窮了。她做工，做買賣，種地，顧着全家生活。日本鬼子來的那年，糟踏了她們僅有的一畝多地的莊稼，逼得她去討飯，也險一點賣了他的女兒。到了，她的丈夫竟餓死了。這些困苦和折磨使她懂得對敵人的仇恨，懂得共產黨，八路軍的恩情。大娘說過：『人家腰裏掖腦袋是爲咱們賣命，咱吃穀不能忘了種穀人！』土改後大娘家裏分到了房子，地；大小兒子一齊進了軍，女兒上過小學，現在工廠做工；兒媳婦是個讀過書能識字的好勞動。去年還添了一個胖孩子，大娘還經常組織婦女去慰勞軍隊，擴軍時，她又到部隊上去招待新戰士；村裏有個大小事也都找她來商量。大娘的愛護傷員的事跡，到處被歌頌，傳揚。李大娘，光景，地位，榮譽都齊全了，但她也還在懷念她那餓死的丈夫，她惋惜地說：『他一輩子沒得過好呵！這時候，他若還活着，可够多好！』

軍烈屬模範李玉今

危秀英



在大會主席團裏，有一位穿着朝鮮服裝的代表，引起每個到會的人，對她的注意。她是東北代表團的代表——李玉今。

她原是朝鮮咸鏡兆道人，在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統治下，她父親找不到生活的出路，帶她十六歲那年，父母帶着她一齊來到東北，但仍是房無一間，地無一畝地無法生活，她十八歲時，就嫁到了林家。她丈夫有弟兄四個，個個是身強力壯的大漢，但想盡了辦法仍是養活不了七口的一家；李玉今過門後也跟着男人們一起下地幹活，日子還是一天比一天艱難。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統治和壓榨，迫使

得東北和朝鮮的人民喘不得氣。

光明的日子終於來到了！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蘇聯紅軍解放了東北，使嚐盡了六十年亡國奴悲苦生活滋味的朝鮮人民，在東北也和東北人民一起得到了大翻身！李玉今の丈夫在得到解放的歡欣鼓舞下，丟下了鋤頭去參加了東北人民解放軍，李玉今積極地參加了東北人民的翻身運動，在鬥爭中，她當了本村的婦女小隊長。在她的鼓勵和動員下，林家的其餘三個弟兄也都相繼參加了東北人民解放軍。

林家的弟兄全都去參軍後，家裏的事就全部由李玉今頂起來幹了，家裏喂了一條大牛和一條小牛，分得到的一垧一畝水田，二垧八畝半旱田的種、剷、鋤、割主要勞動全由李玉今一人來擔當，另外還要擔水做飯，孝敬年老的公婆。日子好過了，林老頭常對人講：『共產黨是恩人，分給了房子，分給了地，也正虧得有玉今，她就頂我兒子一樣。』

一九四八年春天，四平攻堅戰役後，李玉今丈夫犧牲的消息傳到了村裏，林家老倆口子，痛兒子，每天哭啼。那時李玉今正在病中，看到這情形便咬牙止住

眼淚來勸解老人家：『打仗就要死人，爲人民解放，打死了是光榮的，就當她還在前方一樣，家裏什麼事我幹不了？』病稍好一些她就頂着一個男勞動力參加了村裏的生產互助小組，以加緊生產幹活來忘記心裏對那先榮犧牲的丈夫的哀痛的思念。

去年六月裏村裏鬧傳染病，她的全家也都病倒了。她躺在炕上一面呻吟、一面想：『村裏軍屬很多，那家地裏活也都挺忙，那能光等着人家來代耕呢！』於是她再也躺不下去了，勉強掙扎着，到了地裏，幹一會，喘一口氣，歇歇再幹。她先薅谷子，拔稈子，又到水田裏栽秧苗，慢慢地把三垧多地都種完了。後來又進行了三割、三耨、到秋天她以莊稼得到手非常豐富的收成。她成爲延吉縣軍烈屬的好榜樣。

李玉今隨時都不忘記民主政府、前方戰士以及在本村後方的軍屬們，在繳公糧時，她挑選最好的穀子篩淨了才送到區公所！勞軍時她親自做好了朝鮮「打糕」和炒麵送到前方去慰勞；她丈夫未犧牲時，她會到部隊去看過她的丈夫和兄弟，在那裏，她替戰士們洗補了十幾套衣服，又拆洗了幾床被子，她把丈夫和兄

弟以及其他戰士一同看成自己的親骨肉，去年夏天，延吉鬧糧荒，她把三壟早熟的土豆送給了一個比較貧苦的軍屬。秋天又送給這家一斗大米，這些都是她自己勞動生產省吃儉用出來的。今年春天，她把住在市內的軍屬徐順玉接到家裏同住，並把自己分得的五畝地送給了她，（住在市內的不分地）在這種影響下，李玉今的生產互助小組裏也你送一畝，他送二畝，共給徐順玉湊了一垧二畝半地，並且還替她種上，草料，種子又都是由李玉今出的。全小組還在秋收後湊材料給她蓋三間房子。其實李玉今和徐順玉過去並未沾親帶故，祇那次到部隊看丈夫時遇見了她，才知道她的丈夫也在這個部隊。玉今說：『我是軍屬，我知道軍屬的難處。他們在前方是生死戰友，我們在後方也應該彼此照顧。』

李玉今的生產互助小組，因她的積極領導，種得比全村別人都快，剷耩又很及時，莊稼長的也特別好，抓空還組織了全組進行副業生產。並且替軍屬代種了一垧多地。組內的男人說：『今年如果不是婦女參加，那能種的這樣快，這樣好』，有的說：『開始參加小組時不摸底，怕種不上。這回可有底了，別人要我散夥，我也不散了。』由於李玉今領導得好，實行民主討論，按活計工，執行獎

勵和批評制度，全組團結的像一家人一樣。她的小組對全村其他各小組的影響很大，老太太親自幫助年輕婦女看孩子，老少婦女都捲入緊張的生產中。

這位生產勞動模範又是烈屬模範，擁軍模範的朝鮮婦女李玉今，於去年二月光榮地加入了共產黨；去年延吉縣農業生產勞動模範大會上被選為頭等勞動模範，並被獎得二面錦旗和一條大耕牛，隨後這位先進的農村勞動婦女，又被選任延吉區農會的副主任，在大會上，她很謙虛地說：『我連字也不認得，怎能領導工作呢。』但她就以她的謙虛樸素的態度，勤勞生產的精神，和她種種模範的行為，得到了羣衆的擁護。那裏男女提起她來，都要豎起大拇指說：『好樣的男子也比不上！』這次她在全國婦女代表大會上講話，也是博得許多次很熱烈的鼓掌。



合作英雄張秋林

章 爨

張秋林是晉綏分區農村婦女生產運動中的好榜樣，從羣衆中間產生的一個合作社英雄。爲晉綏分區出席全國婦女代表大會的代表。

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的兩次勞動英雄大會上，她都獲得了特等勞動英雄第一名的光榮稱號。

從勞動英雄大會回到村裏，她馬上進行在會上訂立的生產計劃，發動和組織婦女變工互助，織標準布，成立紡織合作社，她和村幹部們，跑過十幾個村莊，去集合羣衆的股金。但碰到很大的困難，因爲在她集股前，這一帶由集股成立的一個農民合作社被敵人燒了，婦女們就不肯再出股了。於是她每走到一個村莊，先在幹部會上動員，然後開婦女大會，向婦女們說：『辦紡織合作社是有利的事

情，我保證大家賠不了，入的股多，分的紅利也多。」在幹部帶頭下，再加上羣衆的對她的信任，股金就集合起了。可是在集股時，她發現地主富農入的股多，就限制股金的數目，但貧婦入半股也行，她從貧苦中長大，所以能處處關心貧苦婦女。

張秋林合作社，在張家莊的一個大窰裏成立了，集中起幾架快機，準備組織婦女來織布，政府又幫助了一部分款，由合作社貸款給窮苦的農婦買原料和工具。在羣衆要求下，又辦了些日用品，供農民購買。

附近村莊裏的婦女們到合作社買棉花和工具，回家紡織成紗線布疋，再由合作社幫助，三十疋五十疋一捆一捆的馱上到嵐興縣去賣了，再把谷米馱回來，這樣合作社就有了利，婦女賺得錢又秤上花，回去再生產。合作社的股金主要放在發展紡織上，有貸款給婦女們的，有購買紡車織機和棉花的，都是解決羣衆生產中原料、工具、和技術上的實際困難的。

她組織婦女一塊紡織，創造出工變工的方法，用鉛筆畫的道記工，婦女們不會打算盤，就用口算着自己的工時、工資等。變工互助使沒撥子和沒本錢的婦女

有辦法生產了，勞動多的多分錢，少的就少分。有的人家家中一個婆姨兩個十三四歲的小女子，紡織出標準布，能頂上交一年的公糧，餘下的還能供一家大小穿衣。羣衆從切身利益上知道了合作社的好處。

工作開始時很忙碌，她一面在合作社忙着收布、發花、抬秤，一面又要到村裏辦行政村工作，有時忙到鷄叫兩遍才睡，但從不發脾氣。合作社裏的會計，常對羣衆發脾氣，張秋林耐心地說服教育他，那會計被感動的說：「我從沒見過這麼能幹的婦女！」

合作社發到村裏的棉花，因來回耗損，到了婦女手中就不够數，她注意到這件事，就主張零發，不叫婦女吃虧。

過了半年結賬每股能分得紅利一百八十元，婦女們都分到紅利，合作社威信提高了，社員增加到三百六十一人。她爲羣衆做了許多事，但一點不驕傲，虛心改進工作，更積極的設法抽出力量幫助婦女變工互助。並在每一變工組挑人去學快機織布，隨後就在婦女中推廣了快機織布。

由於她正確的執行了發展生產和羣衆路線的方針，到今天秋林合作社的資本

已擴大了四五倍，除紡織外，又增添了營業部，醫藥部，每期按股分紅，貧苦農民手頭不濟時，還可以到合作社去賒賬。

英雄張秋林，將在今後的農村生產運動中，更加倍地發揮她渾厚的力量。她艱辛創辦的合作社，雖祇是一個雛型，但已為新中國廣大農村婦女合作生產的前程，照耀出光輝的道路！

女勞動英雄趙梅英

梁相平

趙梅英是華北代表團中的勞動英雄之一，她的故事，是貧農婦女在共產黨領導之下覺悟翻身，參加生產的典型。

一九四四—一九四五年政府號召大生產的時候，趙梅英響應了號召，努力生產，並推動別人，從一個組到幾十個組，從本村到鄰村，克服種種困難，不但組織了婦女，還組織了男子；一直到一九四七年，浮山縣五個行政村在她的影響下，以婦女為主，有三四千人積極參加了勞動生產；其中組織到紡織和耕種互助組的有一千多人。她自己直接領導四十三個組工作。完成了生產支前與改善生活的任務。

趙梅英今年三十七歲了。地主的剝削，家庭的壓迫，日本鬼子的掃蕩和閹錫山軍隊的殺掠，湊成了她整整三十年挨餓受凍的生活，多少回她差點沒餓死。當

她看「白毛女」的時候，哭得鼻涕一把淚一把的，喜兒的故事勾起了她自己的遭遇，她怎能不哭呢？黃世仁罵喜兒的那句話：「女人嘛，不過是牆上的泥皮，去了舊的換新的，」她的第一個男人就這樣罵過她。

因為家裏窮，要飯要不出來，在十五歲上她的姨用兩個燒餅哄着她，把她經山東老家賣到山西的開州，給一個比她大二十一歲的兇惡的男人做後媳婦，爲了聽不懂話，男人打她咬她，如今她臂上還留着一大塊傷痕，還用針刺她，用磚頭打她的腳，嫌她腳大。經常不叫她吃飽。過了兩年，她病的不像人樣，鄰居看她可憐，才叫她舅舅來把她領走。舅舅也窮得沒法養不起這外甥女，又把她從這個火坑送進另一個火坑，把她賣給了河南修武縣一家姓侯的和她一樣窮的人家，仍然繼續着挨打、挨罵、吃不飽的日子。

災難像影子一樣緊跟着趙梅英，接着是一連串逃荒要討的日子。輾轉流浪，最後到了現在的浮山縣。租了五畝二東家的地，却要拿十畝的租子，打下的糧食不够上租上稅，還是沒吃的。成天吃杏子，吃的鼻孔全流血，拾麥子五天才拾上二斗。半年吃不上一顆鹽，孩子長成了大顎子，有一年秋天打下糧食換了一點

鹽，全家吃了一頓有鹽飯，高興的了不得。連兄弟一家四口人只有一條褲子，誰出去做活誰穿。大冬天也沒蓋的，幾個人擠在一個坑上拉扯一塊爛布片。孩子從生下就沒吃飽過，四歲上開始給人家放牛，遇着一家老大娘給了點吃的，就在人家住上了十幾天，不願回家。

沒吃沒穿的三十年沒把趙梅英餓死，却爲她的轉變和翻身準備了條件。在她的村莊解放以前，閻錫山到處散佈謠言，說什麼：「共產黨，共產黨，殺人如割草，無論窮富皆難逃。」趙梅英不相信這個，却相信別人告訴她的，「共產黨是爲窮人的。」共產黨一來她首先信任并依靠了工作組的郭同志，由於郭同志的幫助，她要回了二東家無理奪走的八畝地。還得了三擔糧的賠償。因此全村都相信並且減工作組爲他們解決減租減息問題。

一九四四年生產號召發出以後，她就以高度的積極性在縣勞動英雄石振明的領導下，展開了宣傳組織工作。找媳婦姑娘們開會搞生產。有些婆婆或丈夫不讓媳婦出來拋頭露臉，她就親自到她們家去進行說服，請她們參加動員會，說明搞生產是爲了提高婦女地位，改善生活、和睦家庭的。有些婦女願意生產了，但是

不好意思扛着鋤頭下地去，她就一人扛五把鋤頭，給她們送到地裏。逐漸地大家就都自動扛鋤頭下地了。娘兒們在地裏邊唱邊幹活，生產熱情越高，越幹越有勁。小腳老婆們怕把地踩硬了，拿布片包起了膝蓋爬着穫。一間一間都組織起來了，別的閭也都來找趙梅英幫她們組織生產互助組。

何家的老漢因為兩個媳婦都跟趙梅英搞生產去了，氣的不得了，連夜磨刀要殺她，給二媳婦知道了，便偷了刀去找趙梅英，趙梅英一點不害怕，她想，要是我為搞生產給她殺了，死了也光榮。她想出了最好的說服那老漢的方法——照顧他的利益。兩個媳婦拿紡了的線換來七尺布，趙梅英和另外一家媳婦又各添給她們一尺，合九尺布，給老漢做了一條褲，老漢穿上了多少年沒穿過的新褲子，高興得什麼似的，立刻就明白了趙梅英並沒有把他的媳婦帶壞，從此他不但阻止媳婦去搞生產，並且自己作了宣傳員，組織了四個互助組。

何老漢思想一搞通，對趙梅英可親了，在他回了河南以後，常給趙梅英寫信，有時一個月三封，親切地稱她「弟妹」，有一次信上寫着，「弟妹，咱吃飯可不敢忘了共產黨，穿衣可不敢忘了毛主席。」

提起共產黨毛主席，翻了身的農民，尤其是解放了的婦女，那樣熱烈愛戴的熱情是很難形容的，趙梅英說：「我起先把毛主席當是神呢，我還偷偷地燒過香，後來才知道是個人。」前天她在西郊飛機場看見了毛主席，雖然只模糊地看見了上半身，却快樂得像小孩子一樣，她覺得毛主席像天上的太陽一樣光明，她說：「看見了毛主席，死也不冤枉了。」

趙梅英是羣衆用民主方式從村、縣、區逐級選出來的代表，她從家鄉將要起身的時候，許多婦女羣衆送她，還提了具體的意見和要求，讓她帶到大會上來。她接受了光榮的稱號，也勇敢地接受了重大的責任，在聽了鄧穎超大姐的報告之後，她有點着急，她怕自己文化低，不能全部地領會報告的精神和內容，怕回去給羣衆傳達不好，但是她保證回去後一定盡她所能把大會的精神和決議向羣衆宣傳，並且比從前更積極地更加油地團結羣衆組織生產。

趙梅英因爲自己文化低，非常努力學習，她從解放後開始學習，現在勉強可以看報，她說：「這次大會後，我更要決心努力學習，在文化上政治上都要向先進的姐妹們看齊！」

農業勞動女英雄房明理

東北農村自解放後，經過了平分土地，婦女即不斷的以英雄的姿態陸續投入了春耕、夏鋤、秋收、救災、農業生產等勞動中。她們和男人們的積極生產不僅使農村改變了面貌，消滅了飢寒和不幸的痕跡，變為衣食飽暖，並且由於她們積極的湧入生產戰綫，使得大批的青壯年安心參軍上前綫。據一九四八年不完全統計，東北農村婦女參加勞動的有三百萬以上。勞動英雄房明理是三百萬勞動婦女中比較傑出的一個。她不僅會薅草打柴，還會托坯抹牆，扶犁點種，凡是男子們幹的活她全會。

如果我們更進一步了解她的生活歷史的話，那麼她榮膺三次勞動英雄就並不是偶然的了。她父親是個雇農，她十歲起就下地幫助薅草拔苗打柴，十四歲因日本鬼子要「歸大屯」，他們的房子被拆，她便被迫和父親上山伐木蓋房子。這時



候她便學會了托坯抹牆。她常說：

「我爹沒大兒子，我就頂一個大人用，家又窮，弟妹又多，真沒法。」十六歲她就完全頂了一個全勞力了。割地、拉地、打場、沒一樣沒有她，而且帶技術性的扶犁、點種、她也學會了。可是舊社會裏給窮人的不幸，總是接踵而來的。就在她十六歲的年

頭，她母親扔下了四個弟妹死了，同年的年底，她的未婚夫搯了個破被捲來娶和她成親。他們父女倆瞅瞅女婿那副貧窮的樣子，沒說什麼，只點了點頭，點上三支香便拜了天地，是的，他們「……些什麼呢？他們除了更證明被剝削的人們的不幸和給命運以沉默的反抗之外，還能說什麼呢！」

此後，她們三人便在家裏種地。後來她又和女婿出去吃勞金，她在地主婆家裏受盡了剝削和欺壓。從她女婿被點上了名去當勞工之後，她自己靠種半畝地過

活，年成好的那一年，打出來的糧食够「出荷」，還撈上半碗稀米湯喝，要是年成壞，得了！全年的勞力就都給了統治者，自己的生活只好靠打柴來維持。

一聲霹靂，蘇聯紅軍出兵東北打得日本投了降。房明理和全體東北人民便像剛鬆了束縛的囚徒一樣，立刻自己掙扎起來，她開了六畝荒地，打了好多糧食。一九四六年，那兒的民主政府建立了起來，領導農民平分土地。房明理夫婦分得了九畝半，加上自己開的六畝荒地，她一個人便種上了地，讓丈夫在村上參加民兵。

一九四七年她種了五畝包米、三畝穀子、一畝多菜，她自己開的二畝荒地全種上土豆。由於她起早貪黑，多割多蹣，收了九擔糧食，四千斤土豆，除了交一擔多公糧之外，剩下來的兩口子怎麼也吃不了。她便扯布給丈夫做了一套新棉襖，自己也做了一套，她回憶到這個地方時，總喜歡說：「我長到這大歲數，這才第一次穿上棉褲。」吃飽了，穿暖了，她就想到自己的翻身，是因為共產黨來領導，和依靠人民解放軍在前面打仗，後方老百姓才能在後方生產，安居樂業。她把兩千斤土豆賣了四萬多元，全部拿來支援前綫，她還領着婦女們做軍鞋，和

進行副業生產，那年秋天區上選舉勞動英雄，當選勞動英雄的條件一宣佈時，屯子裏的老百姓便說：「那不用選哪，我們屯子就有個現成的。」於是大家異口同聲的擁護房明理當勞動英雄。一個老漢說：「那一天我和老劉頭在山上打柴，好傢伙咱倆「一氣」才打十五捆，她一個人就打十五捆。」另一個婦女說：「可不是，那一天我和她在地裏薅草，俺倆比賽，她薅了一壠，我連半壠都不到。」

但是房明理被選上勞動英雄，以後，心裏很想不開，她尋思：「區不是給我添麻煩麼？幾曾見過種地種好的人受稱讚的呢？又幾曾見過婦女道人家和老爺們一道開開會的呢？」工作隊的幹部聽了房明理的生產事績，便來訪問並替房明理開腦筋，回去又表揚了她，參加了區上的勞動英雄模範大會回來以後，房明理明白了許多道理，知道新社會裏勞動是光榮的，她牽着獎給她的一條大牛回到屯子以後，便計劃明年應更好的生產，後來她又尋思，光我個人好不行，我要全香水土都搞好，全屯的婦女都勞動，都光榮才好。以後她又兩次被選為勞動英雄，在她的推動和領導下，一九四八年她把全村的婦女都組織起來了，她把整勞動和半勞動婦女組成十七個小組，（也有和男人們混合組織的），能下地的下地，不能

下地的就檢糞送茶水、作零活、做飯、看孩子等。她們計劃除了原耕地外，開荒五十畝，又計劃每畝增產三斗，在副業生產上養豬喂雞，割靛靛草編炕蓆、草鞋、打山葡萄等，共計淨純益一萬萬七千六百五十五萬元。

總之，在房明理的推動和影響下，全村沒有一個閒着的婦女（除了病號外）。

房明理，是中國千萬勞動婦女中的一個典型，在剝削的社會裏，這種人是被埋沒被輕視的，只有在共產黨領導下的政權裏，她們才從政治上翻了身，經濟上翻了身，並且在文化學習上也努力前進，正像她自己說的：「我看透了窮人要澈底翻身，只有堅決的跟着共產黨走！」



介紹盧子蘭

蕭 鳳

中原區豫西五分區代表盧子蘭，是河南寶豐縣的農會書記，一個翻了身的貧農。她的丈夫是在前年十一月解放軍解放她們那裏的時候，給國民黨軍隊打死了的。

解放前，她家七口人種了十幾畝官地，整年的受苦，不够半年吃，經常地要接着季節挖地菜，搗紅薯葉子，擣榆錢，摻上點玉米摻做「胡塗」吃。有時候甚至得好些天不吃饅饅，光喝湯。解放軍到了她們鬧店街，要攻打豬娃寨。她的丈夫李茂林給他們捐着梯子去帶路，當他把梯子靠在寨牆上的時候，寨上敵人放的子彈打穿了他的胸膛。盧子蘭敘述着這段故事：

「第二天咱的人（指解放軍）回到我寨了，可就沒有我的人。我就問：「同

志，我的人或死或活你告給我，省得我東尋西找地瞎着急。」他們都怕我有閃失，不肯明說出來，後來我找到了營長，才知道我的人埋在豬娃寨的西南角上了。那時候隊伍急着要開走，營長給我留下八斗穀子，石把子綠豆，他臨走還對我八十歲的公公說：『老大爺，你別想着沒了兒子，我們全都是你的兒子，等我們回來孝順你！』我記得那天天下大雪，地上沒腿肚子的泥。我和我的姑把人扒出來，看見咱的人早給他包着四五領蓆還有棉被，屍首抬到了家，有隊伍走時給抬來的金朝賓老財主家的木頭，我就央求鄰居們給鋸成了板子。這才把人好好地埋下。」

她丈夫死去的第二年五月十九日（那時戰爭正在附近進行着），她的公公又死了，同月二十六日和二十九日她的兩個孩子，一個三歲，一個才一週歲，也在三天之內全死掉了。她說那時她的牀上停着一個，地下停着一個。沒有錢也沒有吃的，她一會兒跑到地裏哭，一會兒跑到河邊哭。哭着哭着，她好像瘋了，整天在街上亂串，背後跟着一羣人。後來，工作同志們到了她們那個地方，天天召集人開會。鄉下人不知是幹什麼，都躲起來。她，一家人都死光了，她不該怕什麼

了，就去參加開會，慢慢地她知道共產黨是幹什麼的了，她就開始自動地向人宣傳她所聽來的話。在農會選女組長的時候，她的鄰居們便都要舉她出來。她們說：「盧子蘭，要選就選你！」她說：「選我啞？」「你不是不怕麼，開會老去聽！」「我是不怕，你們看自從解放軍一來，誰挨過打挨過罵？」她們又說：「哼，選上你，他們就要把你帶上走。」她說：「叫咱去咱就去，什麼苦也都受過了！」有的老婆子們又在背後嘀咕她：「你看那半吊子，他男人死在那里頭，她還信那解放軍！」她就對她們說：「雖說他死了，我也『希望』！」「你『希望』啥？人死了還『希望』！看你人怪精，聽你說那話！」「我爲啥不『希望』？死他一個窮人，多少窮人翻了身？解放軍不來，他是死不了，可也顧不了這麼多窮苦人。窮人爲啥不『希望』窮人的黨。」大家想想她的話也對，就選上了她。不久，因爲工作積極，她又當選了區農會委員，這時她便半脫離了生產，正式成爲幹部了。

「起初，我臉皮薄，不敢說話。去了二十天也沒上區上吃飯，更不知道工作啥樣個做法。」她述敘她怎樣進行組織鄉村婦女，也極有聲色：「先在區上學習

了一個時期，後來，區上派我先到南牛莊去，主任說跟娘們姊妹們說話，你的嘴要甜甘，心要實在，不學會這個不算爲羣衆！我到了南牛莊就先找幾位老婆兒，跟她們拉閑話，說說上農會的好處，老婆兒見我跟她們是一樣人，說的都是莊稼話，便都敢和我接近了。慢慢地人來的多了，大家也都熟悉了。我就說：「咱們也定個規矩吧，選個清閑的當主任，十二個人分一組，再選五個組長，以後有事也好商量。就這樣成立了婦聯會。」

她是從羣衆當中來的，現在又回到羣衆裏去。她的工作迅速的展開了，不久就有些老婆婆把女兒交給她：「喏，叫俺閨女也跟你工作去吧，看你在裏頭多麼好！」「把俺閨女帶去吧，好好照顧她，權當你自個兒的閨女子。」當她領着兩個女孩子回到區上的時候，有人就說她們那裏頭有「好些」女同志了。現在她已訓練出八個幹部，這八個幹部並不一定都認得字，但她們都很會說話，很明白革命道理，積極、熱心，她們又成了四鄉的婦女的組織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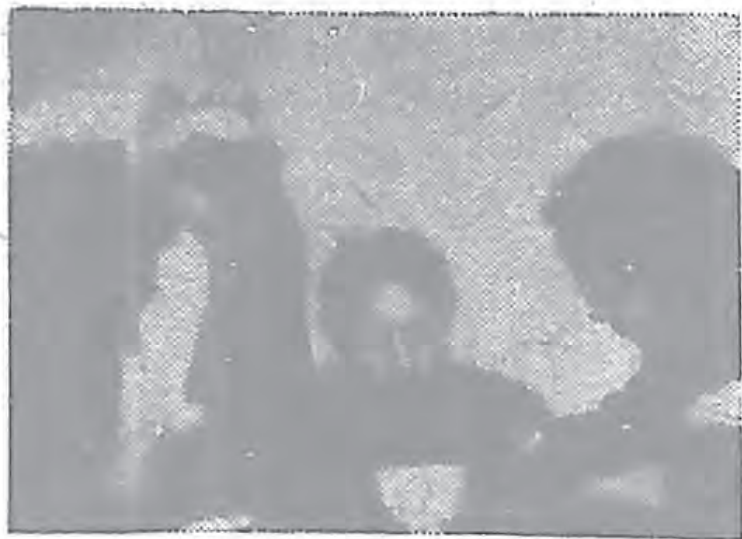
今年過舊年以前縣裏召集開會，她那一區就有九個村九個女代表出席，她又當選了縣農會書記。會後她們都披着綢子騎着馬，頭戴大紅花，鑼鼓喧天地回

來。她問大家說：「看咱多光榮，這要再神三鬼四不努力，咱可對得住誰？」婦女們說：「啷個努力法？」，「咱們組織起農會來！」「好，咱們活也不做，年也不過，麵也不磨，一心一意搞農會！」她說：「這也不好，不磨麵不過年，讓人笑咱解放了連年都不過了，今年，咱們年也要過，麵也要磨，農會也要成立，咱們要比往年更高興！」三四天各莊的農會便成立了。她領導起全縣的婦女。

二月間她代表寶豐縣的婦女到鄭州開會，現在又代表中原區五分區的婦女到北平來參加中國婦女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來了。她穿着青布棉襖，青布褲，手上帶着玉手鐲，銀戒指，一個標準乾淨俐落的三十多歲的媳婦子樣，她說：「我是山窠窠裏來的，沒有共產黨我怎能穿着漿的洗的來這大地方開大會？我沒啥感想，我就是要把開會所學習的帶回我那山窠窠裏去，發動更多的姊妹們，更好的，——幹！」

治河女工程師錢正英

子岡



現任山東省河務局副局長錢正英大名傳遍了華東解放區，他是「上海生長祖籍浙江」的大同大學土木工程系學生，一九四二年差半年就要畢業時，她到了華中淮北根據地，那是新四軍第四師新開闢出來的。從淮河、運河到黃河，她參加了治河工作，以戰勝敵人的精神戰勝洪水。

這位三十歲光景的年輕女工程師是康健飽滿的，藍灰色棉制服帽下露出短髮，比一般江南女性要魁梧結實，與工農羣衆相廝伴八年了，一口南方口音的普通話，一聽就知道她

的家鄉所在。

她也有着解放區女性特徵之一：直率。她搶先向我說明：

「許多人問我：你怎樣治河？你怎樣趕退了水？這些問題叫我一時回答不上來。河不是任何個人治得了的，水也不是任何個人可以趕退的，這和担架英雄醫護模範不一樣，如果要提一提治河訣竅，就要依靠三種力量：①共產黨的領導，②羣衆的力量，③新的工程師和技術人員的能力。我祇是參加的一份子。」

她又說明第二點：過去國民黨報紙通訊社記者造謠誣蔑共產黨，說我們如何決口，如何把堤岸搞得千孔百瘡，大公報的鎮江記者，在抗日復員後還一路造過我們不少謠言，剪報我至今還存着。

她在一九四二年進入解放區後，到一九四四年春天才在蚌埠和臨淮關中間的淮河北岸參加復堤工作，一九四四年秋冬和一九四五年春天調在淮北行政公署水利部門，作水災的調查研究。一九四五年秋天抗日勝利，蘇皖邊區政府成立，她加入水利局工程科，冬天進行修濬運河的準備工作。一九四六年春天在運河江北修堤，經過蘇皖邊區的地帶有六百多里，工作分成北中南三段，錢正英在南段，就是寶應、高郵、江都一帶。運河南段的搶險工作在一九四六年十月結束，這是因爲一則河水已退，二則敵人打到沾河，治河人員隨軍撤退。

一九四七年冬天，她到了山東河務局任副局長。她去以前，在區黨委和行政公署的領導下，修堤工作進行了一年半，已大致完成，勝利度過了一個夏秋大汛，但是到了一九四八年春天二月裏剛好是舊曆年前後，他們面臨更嚴重的考驗，黃河下游的幾處河口濱縣利津蒲台達到了凌汛（就是冰汛）幾乎決口，但是在黨政軍民通力合作下算是戰勝了自然。

在舊社會裏有句俗語是「凌汛開口，河官無罪」，因為凌汛比夏秋大汛更難提防。黃河自西南到東北入海，下游封凍成一段段，春天在河灣子上往往冰面碎裂成塊，交錯堆積到一起，黃河開凍俗話分「文開」「武開」，文開時是上下游一起化凍，順流而下，那就沒事，就怕的是下游每個河灣子裏積存太多，水位相差太大，到化開時猛力沖下來，漫過大堤，堵得如冰山一樣的冰塊就構成洪水，來得太突然，防不勝防。大堤下的土凍住了挖也挖不動。又加凌汛時期總在舊曆年關，以前人們爲了過年，往往就誤掉防汛。「河官無罪」是爲了「武開」難防而來的。

可是共產黨給歷史翻了案，河務局在黨政機關領導下認爲凌汛開口，河官也

有罪，想組織了下游沿河人民，堵守抗戰八年失修的堤岸，如果盡了人力還搞不好，那才可以說無罪。他們把每村分段分班，六人算一班，不分日夜的看守大堤，看有沒有漏洞，夜間打了燈籠仔細尋找，發現漏洞時就敲鑼，大堤底下的人也跑下來「上堤」，有時候一個個通訊員的警報會接踵而來。錢正英描敘這一幕人力戰勝自然的戲劇道：

「在夜晚遠望河堤，是分不清哪裏是河哪裏是堤的，但是由於一排排燈籠在幌動，人在走向前來，南北兩岸便形成兩個行列。忽然這裏敲鑼，忽然那裏敲鑼，人民飛速地跑上去把裝了土的麻袋、高粱秸、麥稈等等東西堵上去，有大漏洞時這些東西不中用，人們自動回去搬了門板棉被來填塞上去，或竟脫了身上的棉衣塞上去，在那時候，誰也沒有自私的想法：堵了衣被叫誰賠，大家是爲了自己。」

這時渤海軍區工程處派了廠長科長來，帶了炸藥雷管，想分一下勞。以前手溜彈打冰，人力打冰，放排砲打冰，都沒有用。於是想用炸藥來發電爆炸，因爲用導火線的爆炸太危險，可能埋炸藥瓶的人還沒有從崎嶇嗒呀的冰上走回岸時，

炸藥瓶已然爆炸。但是這樣炸上幾個瓶子還是無濟於事，冰塊仍不能暢順地流下去。

於是新的工程師和技術人員動腦筋了，他們相信共產黨的能力也可以戰勝自然。他們研究冰的規律，於是如此這般的思索：倘若把炸藥瓶在主流下擺成一個喇叭形狀，上尖下寬，一有缺口，冰水或許就可以順流而下。在蔡家咀那黃河下游河灣最大的地方，冰塊像塞子一樣塞住河流，他們結果就運用了這個方法，通上電線，在岸上發電，許多炸藥瓶一齊爆炸，千仞峯一樣的冰塊們就都往下游跑了。

一九四八年二月忙完了凌汛（舊曆小除夕到年初三），三月到六月又籌劃春修備料工作，黃河修堤主要材料是石頭、磚、樹秸，以往都是自濟南將山石裝船運來，這時候濟南還沒解放，石頭大成問題，於是把廢棄的公共建築物如廟宇牌坊的石頭拆下來，又發動獻料運動，豐收地帶的農民義務獻料，收成差的地帶以工代賑，出價收料，那時候戰爭還在繼續，災區人力困難。這獻料運動是通過每個村子開會動員的，讓大家回憶黃汛的災害，是不是人人都受過黃河的累。於是

治河運動貫徹到每一個人民。

經過了這樣的春修備料工作，一九四八年七月到十月最嚴重的搶險勝利完成，這是黃河歸故後的第一次大水，治河的人們要看守五百四十多公里的大埝（即大堤），有六十二個險工，十月八日在濟南入口，水流的每秒速度是九二八〇立方公尺，民國十年利津宮家決口的秒速才八〇五〇立方公尺，按照過去的記錄，秒數過六千就稱洪水。但是比二十六年麻灣決口的大水，猶遜一籌。

這考驗勝利地過去，在年來治河過程中被美蔣飛機轟炸犧牲的技術人員與老百姓有三百多人，在防守凌汛中被洪流沖走的有兩個人，他們是應該被寫進人民解放戰爭的史頁中去的。

錢正英的父親是舊社會裏的留美的工程師，他碰了許多壁，但這些人爲的壁在新社會裏被掃除，所以工程師的業績才能在共產黨的領導、羣衆的協助下完成。錢正英在父親鼓勵下學工程，但在學校裏，不祇是學工程的女同學受歧視，男同學頂多也不過混一口飯吃。從「爲誰服務」的問題來到她腦際，她參加了抗日活動，讀了許多社會科學書籍，使她想通了這個問題，不再對國民黨腐化貪污

反動的政府存幻想，她在一九四二年進入了解放區。

「在解放區，起初作了兩年宣傳教育工作，以爲不會再有作一個工程師的幸褔了，」她說，「可是事實相反，政府要我回到自己崗位上去。過去洋書本上的水利工程祇是如同上了工程小學，留美教授講的盡是密西西比水利，什麼淮河、黃河，他一點也不懂。在解放區讀了不少水利工程書籍，一面搞調查研究，從實際工作中學習，同事朋友羣衆鼓勵我，不以女性而歧視。在國民黨統治下作工程師與羣衆脫離，敷衍公文，層層剝削，計劃理想貫徹不到下層，弄得不好要砍頭，作爲無能政府對老百姓的交待。但是在共產黨領導下，一個工程人員的計劃是受重視的，翻了身的人民與我們合作，積極努力，所以才能作好。」

目前山東河務局在濟南已辦了黃河水利工程專科學校，正在培養比錢正英這一代更幸福的男女工程人員，他們不必摸索很多冤枉道路了。

在解放區，有很多曾在國民黨政府下作不好工程事業的工程師們，但是他們現在可以發展才能了。例如在水利界工作三十年的周保琪老先生，在抗戰勝利後參加山東河務局，他見了人便說：「羣衆的力量真偉大！」他認爲過去的三十年

是生命的浪費。

錢正英如何與河工們相處，我沒有機會看見，但她在華東代表團中是與許多工農代表們溶和無間的，她與她們一起唱歌說笑，在二十四日晚的慶祝宴會上，她領頭鬧酒淘氣，沒有一點舊式科學工作者的矜持死板，不知道的會以為她僅僅是一個宣傳教育工作者，她和解放區人員一樣，知道如何工作，如何快樂。

這位年輕的治河女工程師還沒有結婚，她正嚴肅地面對着工作，好多年來生活在水邊上，在工農隊伍中和水打仗，她把自己的小事忘掉了。最近她父親錢石曾先生自開灤煤礦來看女兒，看到這位自幼以數理功課見長的女兒成了工程師，符合了他的理想，拍着她的肩說：

「這是共產黨的力量，你是比我幸福得多！」

王青青訪問記

蕭揚

一個機械工程師的女兒失了學，去做話務接線生。看樣子會給你這樣一種感覺：

一個平凡的天津女學生，但她爲工人階級的利益會勇敢的和敵人搏鬥過。

從表面上看來，她的白皙的、圓圓的面孔，細小的眼睛，覆在額上的短髮下的一雙劍眉，還有那圍在脖子下的白網巾，會給你這樣的感覺：一個平凡的天津女學生。然而，她却是爲工人階級的利益勇敢地 and 敵人鬥爭過的。

父親曾在交通大學學過機械工程，然而，長期的失業，逼得他（一個機械工程師啊！）當過買賣家的賬房先生，孩子們也相繼失學。繼大哥、二哥的出走，青青在初中畢業以後，就做了電信局的話務接線生。平淡無奇的生活，使她感到窒悶，她整天都覺得有一腔熱血，在自己的身體裏沸騰着，可是，却不知道往那兒發洩，於是，她變得那麼沉默了。

抗戰期間，五哥回來過一次，提起重慶在國民黨統治下的黑暗，青青的腦子裏開始印上了國、共兩黨的影子，也開始知道了國民黨的腐敗。然而，對於共產黨，他說：「我不能憑想象就斷定它是光明的，一切都要用事實去證明。」五哥走時，介紹了許多書籍給她，「民主星期刊」，「文萃」，及魯迅先生的作品幫助和啓發了青青的智慧，但這些還不能使他滿足，一直到抗戰勝利後，看到了「解放三日刊」才使她深深地吐出一口氣。

聽到大哥爲革命而犧牲的消息，悲憤的情緒，使他不能鎮靜下去。當他拿起筆，寫信給留在上海的二哥時，她下了決心，誓死也不能再給國民黨辦事！一定要勸二哥回來。

去年十月，天津電信局職工爆發了「餓工運動」。在這次運動中，她表現了一個工人應有的堅忍和剛毅。二十六日，青青和其他的代表們去電信總局請願，當僑工會理事們不承認他們有代表的資格，拒絕和他們商談的時候，站在僑工會常務理事李瑞成的面前，她憤怒地說：「你說我們不是代表，代表是你派的嗎？代表是大夥兒選出來的！」最後一次去請願時，青青發現了敵人扣押一批、一批

的代表在樓上，故意拖延時間，用疲勞轟炸的方法，企圖使用詭計，她就號召大家上樓去接代表們下來，並且領導大家喊起口號，幾百隻拳頭揮動起來，憤怒的吼聲，使反動派感到莫大的威脅，只好答應了工人們「餓工」的要求，然而，却要限制時間。青青深切的知道了反動派欺騙工人的技倆，於是，回到八分局後，就號召各局職工以行動來和敵人鬥爭。果然不出所料，反動派開來了大批警憲藉口代表們有「通匪嫌疑」，先後在各局開始捕人，於是，三十日那天晚上，青青就開始了她的鐵窗生活。

她在牢裏又得到了一次真實的教育。她親眼看見一個囚犯，因為受不了這種苦痛的生活，用玻璃自殺未成，又被吊起來，用在鹹菜缸裏浸過的皮鞭子，抽打了半夜，死去活來幾次。這些血腥的事實，在她腦子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仇恨一天一天的在她心裏滋長起來。然而，她並沒有屈服，更沒有激動，她不允許自己激動，她知道激動對於事情本身是無所裨益的。

解放軍進攻天津的消息傳到獄裏，希望的火焰，立刻在人們的心裏熊熊地燃燒起來，愈來愈近的槍砲聲，振奮着每一個人的心！那時她和別的小伙伴們還被關

在牢裏，當他們聽到反動派在外邊商量投降時，大夥興奮地叫起來。在冷靜下來以後，她馬上考慮到如何提高電信分局職工們的政治認識。

從獄裏出來，她又回到八分局，然而，一切都變了，以後，她再也用不着擔心被特務監視，跟蹤，抓走了。她說得很對：『以前，我們被人踩在腳底下，現在不同了！』於是他開始活躍起來。

她參加了慶祝平津解放大會，北平市民主人士歡迎會和全國婦代會，這些，深深地教育了她，提高了她。尤其從北平開完婦代會回來，她的感想是千頭萬緒，說也說不完的。她說：『在這個大會上，我覺得自己從前知道得太少了。一直道到開完會，才知道了它的意義，它要解決些什麼問題。以前，我雖然心裏老想着，嘴裏也老喊着，婦女要解放，可是婦女怎麼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婦女到底有多大力量？能够做些什麼事？根本就想不到。在這個大會上，我才真的看到了解放區的婦女自己得到解放，對革命有多大貢獻，她們的力量有多偉大！』

火綫搶救女醫務工作者

劉自羽

——李藍丁與蔣南屏

—

在勝利光輝照耀中，我們常常想起——在人民解放戰爭火線上那艱苦的時日。現在讓我介紹一件事實：當女醫務員趙亞南給剛從昏迷中醒來的騰茂仁輸血時，他堅決的拒絕，哽咽的說：「你們白天黑夜照顧得已經够好了，不應該爲了我的身體去損害你們的健康！我不忍心。」經過再三安慰勸說，他把趙亞南的名字記在他珍貴如生命的「殺敵立功證」上，他對趙亞南說：「我衝鋒陷陣爲了人民，也爲了自己翻身：趙同志！我要用敵人的血來償還你！……」這事實多麼嚴肅，多麼鮮明的告訴我們：從中國婦女身上，表現出這一英雄時代的英雄特色是十分動人的。中國婦女解放的大旗，不就是這樣染着英雄的血漬而招展前進的

嗎？今天的勝利，不正是從過去艱苦奮鬥中得來的嗎？當我在北平，看到從戰場上來參加全國婦女代表大會的李藍丁、蔣南屏同志的時候我爲我們新社會的光芒而喜悅。

二

一九四二年，那是抗日戰爭中艱難的年月，在長江沿岸，我們展開了游擊戰爭，敵人殘酷的向這裏反覆洗刷掃蕩。在那緊急情況下，有一個年青的女醫務員，經常帶着十幾個重傷兵，無論白天、無論風雨夜晚、在湖泊、山林中轉來轉去，敵人時常派出汽艇在水上追逐她們幾晝夜，她措傷員、醫治傷員、安慰傷員，有時在船上，有時緊張起來簡直就把藥箱藏在墳墓裏，自己跟傷員一齊藏在麥田裏；有時跑也來不及，只好關緊門，鎮靜的躲在老百姓家裏，傷員們都緊緊團結在他的周圍，他們下决心：「如果敵人來了，就一齊死了吧！」但是她們終於穿過危險，突破難關，這個年輕的女醫務員就是李藍丁。她於一九四一年由上海追求光明、真理，進入解放區，才是個十七歲的女孩子。可是從一九四二——

一九四六年，她都是在這緊張危險萬分的環境中度過的。李藍丁並不十分健壯，我看到她時，我很難想象她在槍林彈雨下怎樣揹着傷員奔走。她這力量的泉源在那裏呢？是黨給她的，她具有在共產黨員面前絕不存在艱難畏懼的氣概。一九四四年，她率領幾隻船渡河轉移。突然船滿了，馬上就要沉沒，李藍丁不暇思索就跑進寒冷的深水，別人也跟着跳下去，她們才把船拯救上岸，可是她自己還不知道，別人告訴她：她由於過分勞苦而吐了血。她對我講述另一次艱難的經歷：

「一九四五年，——我們在高郵到江都公路上、第一回打大規模伏擊戰，那時我們從火線上集中收容了一百多傷員，我們非常忙，手術房很狹小，只有兩個手術台。我一天到晚換藥，要不就在手術房，晚上，還要處理行政組織工作。在這時，意外的緊急情況却到來了，敵人要求掃蕩，領導上命令我們夜晚三點前衝過封鎖線；可是我們事前沒準備，窗外到處是血衣，趕緊疏散運送，夜裏我們到達公路，旅部率領部隊已經突出去，敵人却已經嚴密封鎖起來了。過不去只好折回來，秘密的把傷員一個個隱藏起來，可是風聲十分地緊張了，因為敵人知道了這裏有病院，連麥田都搜索遍了，這時傷員都下了湖，安插在漁船上，那時我們

還聯絡着分散的傷員，進行治療、安慰，我們常常坐在湖邊上——敵人追到我們就下湖，綠盞湖很寬闊，我們在那裏堅持了半個月，旅部以爲我們全部犧牲了，可是我們最後終於會合了。」

到一九四六年秋季，解放軍主動的撤出淮北，李藍丁才告別了長江，她走在部隊最後面收容傷員。在鬥爭中，她已養成對傷員濃厚的革命情感，她說：「傷員如同小孩子，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我們身上。」一個多月輾轉行動，沒有糧食，她們節省下來給傷員吃，傷員不肯吃，給了擔架員；夜晚，她不能睡眠，沉重的責任壓在她心上，她思索傷員的安全，飛機掃射又加上連日大雨傾盆，在這危難情況下，她就忍受着無比的疲勞，親自抬着擔架，在泥濘中前進，當她過一條河溝，她已經頭暈腿軟，不能支持，她步渡河水後，依然奮力爬上河床，這時她突然噁了一聲，立刻顏色蒼白，講不出話來了，原來她左胸第二條肋骨折斷了，可是她咬着牙，仍然堅持下去。在這中間，她從鬥爭火焰中更加熟練的掌握了技術，由一個醫務員而成爲一個醫療隊長，在千萬里輾轉戰爭中，前線勇士們以無限熱情叫她「南丁」（南丁格爾的雙關語），把她的醫療隊叫「南丁隊」，在華

東野戰軍南下出擊中，在孟良崗激戰中，這一支救護隊都完成了光榮的任務。

三

戰線是遼遠的，戰爭火焰在各處燃燒，我們向各處進擊，我們在各處戰勝敵人，同樣，在華東野戰軍裏就出現了蔣南屏。蔣南屏是一個二十二歲，身體結實的女同志，從她那紅紅的臉孔，就看出是一個鬥爭磨煉出來的人，她是一個真正的「女兵」，她從參加火線救護工作以來，她的經歷便如一面紅旗在戰場上飄揚耀目，現在我只介紹她的一個片斷，那就是在解放戰爭開始的年代，蔣介石向山東瘋狂進攻，華東野戰軍一縱隊受命跨過隴海路繞向敵後，向敵人心臟施行襲擊，這時蔣南屏是九團衛生隊的衛生員。一夜之間，他們插過封鎖線勇敢的深入敵人袋形陣地內直迫敵人師部，戰鬥在黎明猛烈的開始了，她們在火線上各處奔走，搶救傷員。十點鐘，部隊達成襲擊任務，一個命令下來：馬下撤退，連隊戰士都跑來抬傷員，——後來，第一戰線戰士們完全下來了，槍聲愈響愈近，指導員也最後下來了。可是包紮所裏還有四、五個傷員，這時情況緊迫極了，蔣南屏

緊急的完成了包紮任務立刻跑上來抬傷員——敵人從兩翼發射榴彈砲來封鎖退路了；二十里內，砲彈一顆緊接一顆向她們飛來，碎片恐怖的在頭上嘶叫，濃煙塵土蔽了她們，她們衝過一切危險，絲毫不動搖的把傷員搶救出來。可是到那裏去呢？團組織股長告訴：「回到原地。」天漆黑了，四周圍都是敵人據點，又知道那裏是昨天宿營的村莊呢？這時她們又遇到由戰士抬着同樣迷路的七副擔架，那裏沒有一個醫務人員，蔣南屏立刻把他們聚在自己身邊——最後她在茫茫黑夜裏聽到歌聲，她們奔向歌聲找到了七團。她已經一天一夜沒吃飯，可是她把傷員先安置在房子裏，跑去借了一袋子小米給傷員煮粥、換藥，這情況下她不能離開傷員，她就看守着他們。第二天，還是找不到自己的團師，她就將傷員在一路飛機掃射之下送給縱隊衛生部，奔波七十里。下午五點鐘左右才趕到自己部隊，部隊已經接受新的戰鬥任務，她一點也不想休息，她想的是新的勝利，她又立即出發。蔣南屏和其他兩個女同志受命到八團組織一個包紮所，在一場激戰裏，她們接收了七十多個傷員，處理了這些傷員以後，她轉回本部隊繼續工作。這樣不停息的緊張行動，她已經延持了六晝夜，一直到戰鬥將近結束的那個清早，她在距

離火線很近的一個村莊裏，給傷員燒開水——這時部隊從這附近暴風式的出擊了，敵機立刻向這裏密集掃射，到處一片機槍聲響，突然一陣火光，一排子彈從屋頂上打下來，她感到手臂一震，拿手一摸一看滿手是血，她掛彩了。——可是飛機轟炸更緊張了，她立刻挽着手臂奔出門外，包紮好，回頭一看，四周幾處火焰冲天，——敵機還在飛掠，還在掃射；看，病房燃燒了，一個重傷員正從可怕的火焰裏向屋外爬，蔣南屏立刻撲向煙火裏，她接連把兩個傷員措到莊邊上來。夜晚部隊又緊急轉移，這時她的傷臂痛得像火焚，她却不顧疼痛繼續抬擔架走了十里路，同志們發現了她負傷，堅決把担架從她手上搶去，她就從他們那裏接過一支步槍到目的地，她又把傷員一個個措進病房。緊接着，她帶了一只傷臂就參加了魯南戰役，勞累奔走，傷口經過兩個月才封起口來。最艱苦的是魯南出擊，在狂烈暴發的山洪裏，她隨軍輾轉，整日整夜，赤着腳在泥水裏掙扎前進，水時常深到胸部以上，河流激盪，黑夜伸手不見五指。她們的每一隻腳都磨得沒有皮，潰爛了。現在蔣南屏從勝利中來，她左胸上燦爛的亮着一枚「人民英雄獎

章。她剛剛參加完規模最大、戰況最烈的淮海圍殲戰。

四

在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二十餘年間，出現在火線上的不只是李藍丁，和蔣南屏，還有如像：蔣潔、于蘭香、宋琬、林成、蘇華、葛井儀、俞一波、王鐵芹等更多更多艱苦奮鬥的女英雄，她們說明：在人民解放鬥爭的事業裏，中國婦女是偉大、是光榮的。李藍丁、蔣南屏都告訴我：開過會想回到自己在前線的崗位上去。

是的，澈底的勝利還在前面。我們清醒的知道美帝國主義與中國反動派——他們的血手，他們的猙獰面目，他們的狂暴貪慾，……但我們從黑暗、暴風雨中生長的人，我們是懂得怎樣在勝利的暴風雨中高歌前進的。當我問李藍丁：「從她醫療經驗上看，今天和過去的戰鬥有何不同？」她仇恨的對我說：「你到醫院去看看就知道。——用美帝國主義科學武器殺人是殘酷的。」我們應該記着這仇恨。戰鬥吧！偉大的中國人民們，偉大的中國婦女們，新社會的光芒已經照耀着

我們，讓我們用戰鬥來澈底消滅敵人！用戰鬥來取得和平吧！

王二嫂下鄉接生

劉 衡



王二嫂名叫李靜，三十五歲，共產黨員。原先她是西安助產學校的學生，一九三八年到陝甘寧解放區，一直在做助產工作，受到機關女幹部和農村婦女的熱烈歡迎。一九四一年在關中演戲，李靜在戲裏頭扮演一個王二嫂的角色，從此大家都親熱地把她叫做王二嫂。這一次把她選做出

席全國婦女代表大會的西北代表。

陝甘寧邊區的農民，經過土地革命或者減租減息運動之後，生活改善了。要養人丁興旺，但是：撫育不了娃娃，好些娃娃都養不成人，不是流產了，就是病

死了。在革命以前，農民們並沒有把這當一回事。那個時候，多一個人多一張嘴，吃稀飯要多加一瓢水，農民們連自己的嘴巴都顧不住，哪裏還顧得上去添人添口？有時連活生生的女娃娃，也只好狠起心腸把他掐死，男娃娃也把他賣掉。在革命以後，情況就兩樣了。不管是男娃娃，還是女娃娃，農民們都把他看作自己的心肝寶貝。他們說：『家裏銀錢堆成山，不如活寶在身邊。』有些沒有娃娃的農民甚至對種地紡綫都沒有了心勁。說：『唉！我又沒兒沒女，究竟是在爲誰忙碌！』

正在這個時候，我們的王二嫂和其他一些助產工作者走進農村了。一九四四年，走到農村去的醫療隊、助產工作組和婦孺衛生工作組就有二十個，有一百一十二人。

王二嫂第一次幫助農民助產，是在一九四零年冬天。那時她正在關中馬欄醫務所工作。有一天，她到五、六里外的地家坪去。剛進村子，就看見一個年輕的大肚子女人挑了一擔水，從溝底下喘吁吁地往上爬。王二嫂趕到她身邊，告訴他：『懷了娃娃，可不能做重活。』說着，就跟着她走進她家裏。她家裏有一位

老太婆。王二嫂問老太婆：『她是你媳婦嗎？』老太婆說：『我哪有孩子啊，生了六個，都活不到三歲，她是我的養女……』說着，眼淚鼻涕都流出來了。原來這一帶嬰兒的死亡率很大，原因是老百姓不懂得衛生。產婦在產前產後都不曉得休息，生娃娃跪在地上生，還要坐三天三夜。娃娃出來，隨便拿把剪刀或者拿塊瓷瓦片就割臍帶。舊式接生婆接生的時候，手也不洗，指甲又長又黑，在產婦下身亂抓亂挖，常常娃娃沒出來，就被她抓死了。

王二嫂說：『你女兒要生孩子了，可要好好注意！以後發作了，派人叫我帮忙，』不幾天，王二嫂就被叫去了。

王二嫂接生完全打破舊的一套，用的都是新辦法。她在產婦炕上不墊土，墊的是個灰墊子，墊子裏頭裝上灰。她讓產婦平展展的躺在炕上。包紮臍帶的布，線和剪臍帶的剪刀都是煮過的，王二嫂的手用肥皂洗過，刷過，還用酒精擦過。娃娃生下之後，王二嫂講了好些產後應該注意的事情。因此，產婦在月子裏流血不多，頭也不昏，眼也不花，娃娃也沒有得病。這一家大小的歡喜和感激自然都不說，從此，王二嫂就在農村做開了助產工作。

只要碰見一個大肚子女人，王二嫂總要過去問一問，摸一摸，還要求去替她接生。有個別的婦女開始不高興，明明挺着個大肚子，硬不承認。王二嫂還是好言好語的給她宣傳。她說：『有娃沒娃全靠命，咱們馬欄川存不住娃。』王二嫂就說：『咱們機關的娃娃都在馬欄川生養的，一個個又紅又胖。』她說：『睡下生娃，血往上翻，壓住了心，得血迷症。』王二嫂就說：『水往底處流，跪着生娃，血會流得更多，當然會血迷。』就這樣談着講着，結果大肚子女人答應以後請王二嫂接生了。

王二嫂接生，不論白天黑夜，刮風下雪，都是隨請隨到，不吃人家的東西，不要人家的錢，也不收人家的禮。有一次，她剛生下娃娃還沒有滿月，就連夜趕到三里路外給人接生。又有一次，她懷着八個多月的孕，還爬過一座山坡，去給人接生，等到娃娃出來，王二嫂已經滿臉大汗，幾幾乎暈倒了。王二嫂去接生的時候，因為她的小娃娃離不開媽（王二嫂已經是五個娃娃的媽媽了），只好把娃娃也抱了去，她的娃娃養得胖胖墩墩的，人人見了人人愛。老鄉們看一看她的娃娃，聽一聽她的話，個個點頭稱讚。王二嫂說一句，她們聽一句。因此，王二

嫂常常笑着對人說：「我的娃娃是塊好招牌，到處幫我宣傳，可省我好多唾沫。」王二嫂接生十分仔細小心，凡是經過她接生的娃娃都沒有得臍帶風等病，娃娃們都摺她叫做王媽，說她就跟自己的媽媽一樣。

王二嫂不光自己搞接生，還教給旁人。她曾經在新正助產訓練班，延安婦女職業學校當過教員。一九四四年，全邊區辦的助產訓練班有四十一個，學員共有四百九十四人。王二嫂辦的新正助產訓練班在其中十分有名。她那個訓練班裏頭有老太婆，有年輕的媳婦，還有舊式接生婆。王二嫂和大家一個鍋裏吃飯，一個炕上睡覺，講課的時候，又跟大家一塊兒盤着腿坐在炕上，你一句，我一句，隨便便就講開了。講得附近村子好些婦女都來旁聽。第二天，來了兩個。第三天，來了五個人以後竟來到二、三十個。大家聽完課回去，你告訴我，我告訴她，宣傳得好些人都在用新辦法接生。嬰兒死亡率大大地減少了，好些人家都養下了結結實實的胖娃娃。

女鄉長陳大娘

噴平

陳大娘今年四十三歲了。她的家是西華一區桑賈鄉呂王莊，曾被黃水淹沒過。以前很窮，全靠種地主的土地過日子。黃水一來，全家逃亡流落在異鄉，丈夫兒子都死在外面，只剩下了她孤單的一人。共產黨來了去春分得了十二畝地。開始大家選她爲村農會會長，後來又被選爲村長，行政村委員、鄉長。從此她在政治上經濟上都翻了身。

「我翻身了，我要使天下的窮人都能像我一樣的翻身」她時常對別人這樣說着。去年麥後農會、婦會、兒童、青年婦女等各種組織，進行了整理，在民主自願的原則下進行了生產互助；全村二十一戶分兩個組。十八個男勞動力，十八個女勞動力，六個兒童，五個青年婦女統統參加了。男女整勞動力在一起下地幹，老頭兒在家喂牲口，老大娘在家看小孩，她們常常把幾家小孩集中在一起看管。

不甯幹重活的十來個青年，婦女和兒童組織起來，到漫坡裏去拾草，在夏秋雨季裏就拾草五萬斤。男女在生產中互相間發動了競賽，婦女們說：「女人就不如男人嗎？我們一定努力趕上她們。」去秋一家七畝菘豆，十來個婦女，未等男人到地，不到個把鐘頭就割完了。全村二百四十二畝菘豆，單是婦女姊妹們收割起的就有二百畝。騰出男人的力量去做其他較重的活。秋收剛完，由於牲口少就組織人犁地，婦女們也幫拉或扶犁；全村四百二十畝地，就有四百零八畝地種上了麥子。在耕翻前，婦女們老早在前面拔淨了草，讓後面順利的耕翻。互助組的婦女們在陳大娘勞動教育下都很努力；李刺的老婆領着兩個較大的妮子（一個十四、一個十六）參加組裏幹，別人叫她歇歇，她說：「累死了也願意，總比逃荒好過得多了」；并經常教育自己的孩子說：「你爹在外逃荒死了，你不讓娘幹活怎能養活你們呢」？每次下地的時候，陳大娘在前面，後面婦女們緊緊地跟着。

冬天到了，她除了把男人組織起來推草換紅薯推磨外，政府貸給的五架織布機在十五個青年婦女的手裏輪流的織着，由于沒本錢替公家織，每斤納交十四兩布。根據他們自己的試驗每張機每月可織三捆紗（每捆八斤四兩）賺得四十八斤

菜豆，村裏十二輛紗車，都在老大娘和姊妹們的手裏搖動着，每紡一斤紗可換一斤半棉花，紡織一月也可賺得三十斤菜豆。婦女說：「咱自己織布換來的東西，就足夠維持自己的生活了」。

陳大娘領導下的婦女們，在挖河時提早三天完成了任務，工程做的還比別人好。受了六張鋤的獎；呂生莊被選為挖河模範莊，陳大娘被選為挖河模範，人人稱讚。

陳大娘出席了中原婦代大會，並且當選為出席全國婦代大會的代表了。

女區長韓秀貞

玉華



枯樹開花紅又紅，
渤海出了個韓秀貞，
要飯要了二十載，
無吃無穿受苦窮！
共產黨領導她翻了身，
勞動生產成英雄，
模範區長人人敬，
編歌上報傳美名！

一 一個討飯的女孩

韓秀貞家住渤海區博興縣辛集莊，母親是財主家的一個丫頭父親是個僱工，韓秀貞一生下，家裏就過着吃糠嚙菜的日子，她十一歲的時候，遭遇了大水災，母親便帶着她和兩個姊妹，逃到索鎮去要飯，二十一天家裏沒動煙火，娘兒四個餓的頭昏眼花，韓秀貞便到水裏去撈黃性菜吃，黃性菜撈來家，連煮的火都沒有，娘們守着藍子一下子就把生黃性菜吃光了。母親難受得回過頭去掉淚，不懂事的韓秀貞，還問媽媽哭什麼？

窮人家養不起大閨女。韓秀貞十六歲，母親就把她賣給卡家莊去做媳婦了！男人比她大二十一歲，是一個不知道長和短的傻瓜，韓秀貞一聽到這件事，哭呀叫呀，死也不肯去！媽媽擦把眼淚說：「不是娘心狠不疼你，人家裏比咱好，你去了再也用不着拖要飯棍了。」韓秀貞知道好歹，看着媽媽一掉淚，就咬着牙離開了自己的家。

韓秀貞一進婆家門，就好比跳了大火坑，婆婆早死，公公不主家，哥嫂心眼毒，光叫秀貞出牛力，不叫秀貞吃飽飯；一點事不投心眼子，就逼着那傻男人去打她，把她打的渾身紫青爛點！傻男人看見秀貞哭，自己也痛的哭，可是哥嫂的話，他不敢不聽，因為不願打秀貞，哥嫂逼他跳過三次井。

哥嫂看着傻男人不能幹活，秀貞又不願再給他當牛馬。就給她二斗粗糧，一畝九分鹹場地，把她分出來；韓秀貞人窮有志氣，就決心積極生產，拉把着傻男人過日子，她以五分利借了財主家兩塊銀元，做本錢織布賣，可是在舊社會裡，一百條路沒有窮人走的一條，辛辛苦苦一春天，掙的錢還不如人家的利錢長得多。左轉右轉，還得拖起棍子去要飯；後來連飯也要不出來，她便帶着傻男人和公公，跟着娘家人，逃荒到了鐵路南。

二 苦難的日子熬到了頭

一九四零年春天，八路軍來到了韓秀貞的家鄉，韓秀貞也帶着老小一羣拖着

棍子回來了，民主政府的工作同志告訴她說：「在舊社會裏窮人下一輩子累，死了堆不起個墳疙瘡；今天，咱們只要下力幹，就能有吃有穿。生產有困難，政府還會幫助咱想辦法。」韓秀貞心裏想：「難道這苦日子真熬到頭了嗎？」政府貸給了她一萬元錢，她就丟開了那被狗咬爛了的要飯棍！依靠紡織和做鞋養活自己的孩子丈夫和公公。

韓秀貞有了盼頭，生產也格外起勁了。她的一畝九分鹹場地是自己耕起，自己播種，嫩苗一出來，她就一手抱着孩子，一手上糞，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拔草。四月初下了一場透地雨，韓秀貞跑到坡裏一看，棒苗長的一片烏黑，一下子長出二寸多高。她又是喜歡又是着急，她知道這時要不接着打杈子，就不結棒米了！她便把孩子丟在地裏，一上午的工夫，一畝棒子的杈子便打完了。她擦去了孩子臉上的淚，嘴裡的土，放心地回了家。晚上西北角上來一片烏雲，韓秀貞又擔心起來。她懂得：剛打了杈子不接着鋤過來，一下雨就灌了查子，一黑夜翻過來覆過去的沒睡着。天不明，她就把孩子換工交給鄰家的二大娘，留下一個菜鍋鏟，自己扛着鋤上了坡。第三天又是一場好雨，韓秀貞這一畝棒子地可就發起來了。

到秋天，一共打了二十八口袋棒捶子（人家和她一樣多的地，才打十八口袋。）在另外的九分地裏，她還收了四十口袋紅蘿蔔，四大車白蘿蔔，五百斤子棉。這是韓秀貞從出生以來，從未想到的收穫！莊裏的人，看到韓秀貞這樣能幹，也都誇獎着：「這個小媳婦，滿頂個男人使！公公，男人全靠她吃飯。」

三 帶上了勞動英雄的大紅花

韓秀貞認識了勞動的光榮，並且親自嚐到了勞動的果實。一九四二年，民主政府號召組織起來大生產，她就積極地領導莊裏的婦女，參加紡織小組，做鞋小組，開始全組有六個人，政府貸給她們鞋面布，她們一次就做了五十雙，平均一雙能賺到二十多斤糧食。做鞋組便很快的發展到十七個人。一九四四年秋天她們便全部參加了「大興成合作社」，開始織帆布，以後又織裹腿。一個月工夫，她們就賺了一百七十元錢，每人能買到六十斤糧食，莊裏的貧苦婦女，看到她們生產改善了生活，就都來找着韓秀貞想辦法。韓秀貞自己也到處去宣傳組織起來生產

的好處。有一天她去推碾，看着莊西頭的牛紀榮，餓的腰都直不起來，眼睛哭爛了。韓秀貞動員她參加了紡織組。四個月的工夫，這個被鬼子抓去了丈夫，拖着兩個小孩要飯的女人，不但有了吃，而且還巴結着買上了一畝二分地。從此，紡織組的威信就更加提高、很快的發展到三十個人。參加的人越多，韓秀貞幹的勁越大；她一手挾着個孩子，溜跑到莊這頭，溜跑到莊那頭，親自上合作社去領花，親自去趕集買綫，再親自挨組去分。有時忙的飯都不吃，覺都不睡，眼都熬紅了，臊子都累啞了，秀貞不叫苦。有一次她趕集剛回來，一進家門，大孩子依着柴火垛旁睡着了，小孩子跌的頭上是血，嘴裏是泥，哭的氣都喘不上來。孩子是自己的連心肉，韓秀貞疼的一陣陣出火。可是她仔細一想，今天吃點苦，是爲了大家都翻身，這比她過去拷要飯藍子時真是天上下了。她擦把汗，照常的到紡織組裏去和大家一起生產。一九四五年的春天，紡織組已發展到七十人了！十二個人一小組，十二人天白黑不停鬆，就織二十八疋雙布，二十對裹腿；平均一個人每天能掙到二十斤糧食。莊裏的男女老少沒有一個不贊成紡織組的。全莊十四張織布機，七十多輛紡車，便一齊組織起來，而且討論出記工算賬的辦法。

不管是白天或深夜，只要你一進下家莊，便會聽到咯咯嗡嗡的聲音，就和進了工廠一樣！

這年的五月二十一日，日本鬼子向博興縣一帶開始了瘋狂的大掃蕩，卞家莊的四十個男勞動力，就被敵人抓去十二個；十七個民兵，一個犧牲，四個受傷，連農會主任也被敵人抓去。全莊的男女老少就和開了鍋一樣，哭的哭，叫的叫！生產的情緒一下子低落下來。但是這時坡裏，四十多畝高粱七十多畝棉花六十五畝小苗急等着鋤。韓秀貞在莊裏是婦救會長，又是合作社副主任，她便堅決地響應了上級恢復生產的號召，召集起婦女來開會，她問：「大家想挨餓還是想吃飯？」婦女們一想到那幾年挨餓的滋味就頭裏嗡嗡的，大家便高喊：「挨够了餓啦！」這時韓秀貞便抬起拳頭來大聲說：「誰不願挨餓，趕快跟着我下坡鋤地去！」一聽到鋤地，大家却就低了頭；全莊的婦女除了韓秀貞，沒有一個人敢說會鋤地的。韓秀貞鼓舞着大家說：「一輩子不出嫁是個大閨女！不管什麼都是學來的，大家跟着我，不會把苗子當草鋤了。」第二天便有二十八個婦女跟着韓秀貞下了坡。韓秀貞手把手教。第三天全莊六十二個青壯年婦女，便一齊動了

手。韓秀貞把大家一共劃了五個組，自己親自帶領一組，又找了四個老頭帶領其他四組。爲了提高大家的生產情緒，在休息的時候，她便扭秧歌，唱小調惹得大家哈哈大笑一陣，就再領導大家下手。

秋天，家家戶戶都豐收了，老大爺們抓她那珍珠的糧粒子說：「今年這是吃的婦女的一」

韓秀貞不僅領導婦女紡織，而且領導婦女鋤地，她的聲望在周圍各村到處流傳起來。秋後她便被選出席渤海區的英模大會當選爲勞動英雄，行署主任親自給她帶花披紅，韓秀貞從勞動中，得到了無比的光榮，可是她知道，這光榮，是羣衆的力量，是共產黨的領導。想起她在舊社會，同樣是下苦力的人，但是過着飢餓，窮困的生活，和今天來比真是天上和地下的不同。

四 一張委任狀

一九四六年四月，韓秀貞正在織着布，村長笑嘻嘻地交給了她一張帶紅印的

紙。韓秀貞以為是什麼通知，她八歲的小高妮却在旁歡叫着：「委任狀！委任狀！」小高妮跳起來了，她揪住媽媽的褂子說：「娘，你當了區長啦！」韓秀貞仔細的看着：委任韓秀貞同志為博興縣陳戶區副區長的大字，下面蓋着大紅印，還有渤海行署主任的簽字。她興奮的說不出話來，她怎麼也沒想到，一個要了二十多年飯的女人，今天做了人民的區長。

韓秀貞當了區長應該十分高興的，但是當晚上她却守着自己的三個小孩，偷偷的掉下淚來了，她不願為羣衆服務嗎？不，她懂得正由於她忠心的為羣衆服務，才有了這無限的尊榮；但是，她看一看身旁的三個孩子，想一想自己已死去的傻男人，家裏連個打水看門的都沒有，這個家有誰來照料呢？可是她轉眼又想：不是共產黨培養，咱女人不用說當區長，當村長人家也不讓，今天自己有了光明的前途！正是好好為羣衆服務的機會！她決心把自己的家業和孩子一起交給哥哥，讓自己更好的去做工作。

韓秀貞在臨走的前幾天，婦救會，農救會，村長們分別開會歡送。有些婦女戀戀不捨，說是上級給她們抽去了樑柱子，甚至紅着眼圈要哭出來。韓秀貞嚴肅

的批判這是狹隘的思想，她說：『我去當區長，這是上級的提拔，羣衆擁護，人民給我這個重担，我就要勇敢的去擔當，這對我們大家都是有好處的。如果大家都不願離開自己的家，幹部永遠提不高，工作永遠不能向外開展！大家在工作中鍛鍊自己，將來的工作會比我在家時做得更好。』大家聽了她的話，心情也就愉快起來了。

四月二十七日，全莊的羣衆，組織了秧歌隊，鑼鼓喧天，打着上級獎給韓秀真的三桿生產模範的大旗，把她送到陳戶區的區公所。

五 人民的模範區長

一九四七年初秋；國民黨反動派集中力量進攻山東解放區，有些身體弱的同志大部都搬到黃河北，當時韓秀貞月經病很嚴重，有的同志勸她也到河北去休養，但是她嚴肅的說：『我一定堅持在這裏！』這時敵人已佔據了博興城，陳戶全區五十多個莊。韓秀貞帶着五個武裝通訊員，爲全區三萬五千個人民堅持鬥

爭。她們白天就躺在人家的屋頂上睡覺，晚上就到各莊給羣衆開會，和敵人打游擊。她雖然身體已極消瘦，但是精神却異常的飽滿。

九月間，韓秀貞一聽到我軍進攻博興，桓台的消息，她就親自帶着一百五十付擔架，開到靠敵人據點三里路的村子，完成了火綫搶救的任務。立了一等功，成了模範區長。

由於她善於掌握思想動員的一環，善於幫助幹部和聯系羣衆，因此在淮海戰役的緊急任務中，陳戶區的羣衆三天三夜沒睡覺，六十輛大車載運了七萬五千斤軍糧；以九天的時間完成了一個月的轉運任務；一個月的徵收任務，二十五天就全部收完。在淮海戰役的偉大功績中，她和陳戶區的羣衆有着極大的貢獻。

女縣長白芸

犁

在全國婦女代表大會上，聽了許多英雄模範事蹟及各地婦女工作的報告，觸發了許多人的感嘆！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多少人的智慧被發掘，多少人的才能得以發揮，多少人在舊社會裏被視爲幻想的願望如今得到了實現的機會！這次出席大會的華北解放區冀東婦女代表女縣長白芸同志就是這樣一個實例。她自己謙遜地說她的經歷在解放區裏是很平凡的，但，我們知道，愈是平凡也是愈動人的，因爲我們可以從她這平凡的事蹟中看到全解放區婦女當中的普遍現象：這裏的婦女都經過艱苦奮鬥，都有遠大的前程。

當一九四六年冀東遵化縣初解放時，白芸同志被委任爲該縣解放後的第一任縣長，一位爲當地老百姓自古至今從未經歷過的，女人當的縣長。

新解放地區的工作是照例繁雜的，而由於這位縣長是婦女，就更給工作上添

了些額外的阻力。在舊社會裏，僅「縣長」這兩個字就包含有無限的尊嚴和權威，而如今「竟弄來一個黃毛丫頭來當縣長，八路軍，共產黨真是怪事！」許多老百姓懷疑，議論着。「娘們能做出什麼！拿不起，放不下的！」有的人更輕蔑地說：「八路軍就是那麼一回事！」

這位鄉下婦女打扮的，站在老鄉們當中和老鄉們看不出區別的白芸同志，在衆目眈眈下做了全冀東的第一任女縣長，她放棄任何一個有羣衆活動的集會，她親自參加並參與指導。在各階層羣衆座談會上，詳盡地講解民主政府的一切政策和法令；她親自接受羣衆對奸霸的控訴，親自主持幾次公審漢奸和偽縣長的羣衆大會，堅決地支持了羣衆的正確的要求和意見，並且很快地處理，這些案件，爲無數受過迫害的羣衆報了仇恨；於是在羣衆中開始轉變了對她初來時的那種輕視的看法：「別看是個娘們，真有辦法，該罰的罰，該殺的殺！」明確地認識了她是給自己辦事的新縣長，真正把她看成了自己的人。

談到這開始的成功，白芸同志的臉上帶着勝利愉快的微笑，她提出這次成功的經驗。她說：「這是一個基礎。但在開始時，若是畏縮，就不好了。應該爭取

參加各種羣衆活動的大會，在大會上宣傳解釋共產黨和民主政府的各種政策和法令，要表明自己的態度和立場，堅決和廣大勞動人民站在一起的，處理事情要迅速，就會使羣衆感到：「八路軍共產黨不是胡鬧，是什麼樣的人就來辦什麼樣的事。」

她在嚴格地執行共產黨和民主政府的政策，反過來，這些正確的政策也給了她以有力地支持——使她有着正確的言行，使他獲得了廣大羣衆的擁護——在羣衆中開始豎立她的威信。

「衙門口朝南開，有禮無錢別進來」！舊社會政府會罪惡地迫使無數人民的冤屈和仇恨幾輩地埋藏在心裏。這些善良的老百姓一旦遇見了給自己辦事的政府，他們心裏還存在着猶疑。有些想告狀的人，惶惶恐恐地走進了縣政府，沒想到却被很客氣地讓進了縣長的屋；縣長親切地讓坐，遞煙，倒茶，這種難以推却的盛情終於使這些來告狀的老百姓怯生生遠遠地欠着身子在板橙的一端，等候着女縣長開口問案。但女縣長開頭却和他們鼓起家常來，像是一個久別重逢的親人一樣。慢慢地談到了他的心事，勾引出他一肚子的冤屈，於是他忘記了對面坐的

是縣長，而滔滔不絕地掏出了心底話。在審詢案子的方式上，白芸同志的成功經驗是：『不要打斷他們的話頭，讓他們盡情地說下去，若有疑問先記住，等他說完了，再問』。婦女們來告狀，更像是閨女回到了娘家，和女縣長親熱地坐在一起，說着知心話。後來，來告狀的就都大膽起來，他們還一定堅持要見白縣長當面告狀。

白縣長經常要下鄉到各區巡視工作：每到村子裏，她在的房子裏就擠滿了人，有來告狀的，有來打聽事的，甚至鄉鄰吵架，家裏拌嘴也都要來找白縣長給評理。有一個烈屬老太太，她的小叔子應該給她一身衣裳，但因妯娌們有些不和陸尙沒有給，這位老太太心裏不痛快就到白縣長那裏去嘀咕。她想讓縣長開口給她要衣服；但又怕因此影響她家庭更不和睦。爲了照顧這位年老的烈屬，於是白縣長就趁着一個她的全家都在一起的機會，問起了他們全家人的生活，慢慢地就扯到那位老太太天都冷了，爲什麼還沒有穿上棉衣裳？從這開扯當中，把確實的情況弄清，就假裝無意地把這件事給解決了。白芸同志說：『有許多瑣碎的事處理起來也要非常慎重，縣長講一句話的作用還是非常大的。因此，大事按政策

法令處理，小事就得靈活調解，總之，要讓大家都心服，而不是憑縣長的地位來壓服大家或是那一方面的」。

舊社會有許多罪惡是「民不舉，官不究」，其實何嘗如此！民舉，官不究，反因「舉」而受陷害的事正多着呢！而人民政府的官吏却要去找事——白芸同志經常地深入羣衆，了解下情，她並不是想做一個暗地私訪的「青天大老爺」，她是在嚴肅地，忠實地執行民主政府的政策和法令來保護那些無辜受損害與受侮辱者。在清算復仇，減租減息與土地改革時，民主政府主要的任務是堅決地支持農民羣衆的合理要求，對壓迫婦女的原則予以有力懲戒。離城不遠的一個村子，一個媳婦被虐待致死，若按從前，娘家無人追究，也就算完了；但民主政府的女縣長却不能漠視這侵害人權，虐殺婦女的事而不問。由於她和羣衆熟練的關係，她知道這事，在她的支持下，由村婦聯提起公訴，結果使這個虐待死兒媳婦的公公受到應有的徒刑處份。據白芸同志談：初到任時有三個月的訴訟案件的統計，其中土地糾紛佔第一位，其次是婦女婚姻問題，而殺人案中，被殺的多是婦女，由這統計可以看到初解放時廣大貧苦人民和婦女的疾苦所在。關於土地問題，是按

着土地法條例來處理，關於婚姻問題則按婚姻自主的原則來調解。那些因姦情而殺死自己老婆的則依法「殺人償命」！這樣一來，貧苦的羣衆反映說：『這個縣長是咱們自己的縣長』！婦女們更說：『還是女縣長好』！白縣長的名子到處被傳揚着，白縣長這個稱呼就好像「老張」，「老王」這種稱呼一樣地被人叫得非常親切。

一個縣政府的民，財，經，教，司法各部門的工作是非常繁雜的，後來有一個時期遵化又是處在敵我拉鋸的遊擊戰爭的局面：要隨時了解敵情，跟隨着遊擊隊一齊活動；要配合整個戰爭行動，解決糧草的供給，調動武裝隊伍。但不管任務如何繁忙，工作是生疏的，還是熟悉的，都要領導着縣政府的各部門去進行。『如何用政權的力量和組織機構來支持羣衆鬥爭，正確的實現政策，這是一種學習與提高的過程』，白芸同志對政權工作是如此認識並採取着虛心學習的態度。

白芸同志能如此地擔當起這樣的一個艱巨任務，是由於共產黨對她的教育和培養，是由於她自己的堅毅和努力，由於長期堅持敵後八年抗日戰爭的鍛鍊。抗

戰初，她曾在延安陝公，抗大學習過，一九四四年又經過延安整風學習；一九三八年就開始在冀中做婦女工作，曾任冀中軍區婦聯主任，堅持過敵後著名的「五一」大掃蕩。她長期深入下層，接近羣衆，她深切地了解羣衆生活的困苦，又有着豐富的婦女工作經驗。她的很大的特點就是善於接近羣衆，善於思考問題，她會對婦女工作的方針做過研究，並有過創見。她出身於一個貧寒的佃農家庭，父親窮困而死，家中只有一個母親和兩個幼弟。她被教會供給而開始了學生生活。她會幻想着家庭生活的改善，自己能和男人一樣的在社會上做一番事業。貧困的現實生活迫使她對教會發生了懷疑：天堂在那裏呢？她會在課堂上調皮地質問着把天堂、來世講得天花亂墜的教員。高中時代，以半工半讀進了定縣平民教育促進會辦的訓練班，她想以教育來改造貧困的農村，許是比「天堂」「來世」更現實些？後來她做了教員，抗戰前會到過江西上饒農村服務區工作。社會的黑暗，婦女無出頭的日子，這些對以教育改造農村竟是一個莫大的嘲笑，因此，她接近了革命。

如今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她曾有過的「幻想」都變成了現實：不僅她個人的

家庭生活改善了，而所有的窮苦的人都翻了身，並且成爲社會的主人；婦女能出頭了，她自己做了縣長，而且整個解放區的婦女都有了遠大的前程；她自己不再是想有一番作爲的個人英雄，她是一個勇敢，善戰的戰士，她是一個忠實的人民公務員。由於她的榜樣，鼓舞了無數的婦女更要求上進。她今年四十一歲了，爲了工作的需要，擔任了兩年縣長以後，她又做了冀東行署工商廳合作科的科長，最近又調任冀東合作總社的副主任，擔負起溝通新民主主義經濟中城鄉生產互助關係的重大任務。

一切爲了孩子

方曉

——記山東省托兒所的保育工作同志們

想起孩子們的生活，總希冀着一個和平幸福的環境，日本投降以後，山東幹部在戰爭中分散在農村久經患難的孩子，一九四六年春由於和平的暫時實現，創辦了自己的安樂窩——山東省托兒所。但這和平幸福的生活竟是這樣短暫，它立即爲國民黨反動派背信棄義發動內戰的炮火，劃破了這裏的甯靜。首先是凶惡的敵機，時常漫無目標的在他們住地附近轟炸示威，他們只得天一亮就抱着孩子擔着飯水到附近樹叢中疏散防空，天黑才回來，連最幼小的孩子也都熟悉了飛機的聲音，當他們靜靜的等着飛機馳過的剎那，在這些緊張的小臉孔上，總令人不能忍受的想起國民黨反動派殘酷的罪惡。

隨着國民黨反動派的瘋狂進攻，山東省托兒所自一九四六年，九月至一九四

八年秋天的兩年中，在共和國和人民政府的整個佈署及幫助之下，曾艱苦經歷了七次大小轉移，爬山跨海，歷經了五個戰略區，從他們開始起腳的地區——魯南，直至東北鴨綠江畔的臨江城，再算至他們回抵魯中，共走了五千多里路。這種帶着一百多個孩子的長征而終於勝利的歸來，就是解放區最長于行軍的同志，也承認它是一個奇蹟。

第一次是從所部產地臨沂獨樹頭轉移至魯中，在一百多人的行列里，有六十多個孩子，二十多個工作人員和三十多個保育員；其中以農村婦女佔多數，小腳婦女有十幾個；當時尚有政府批派的六十多輛小車幫助行動。他們把能坐車的孩子和需用的食糧用具等放在車上，吃奶的孩子十多個，都由保育員放在特製的摺包里揹着行軍。開始倒沒有什麼困難，可是走不多久，即逢大雨，保育員急忙把孩子用被子裹得緊緊的，只露了兩個小眼睛鼻子張望透氣。道路泥濘車輛難于轉動，離莊還遠，大腳婦女都撩起腳管自動去拉車，一顛一跛在泥漿里拖着前進，汗水和雨水在她們的身上滴下來，也沒有一個叫苦。小腳婦女也勇敢的堅持了這樣的行軍，到了駐地，大家還拖着疲倦的身體緊張的安置了孩子睡眠後，立

即又準備孩子吃飯。自己受凍挨餓，晚上還輪流值夜班。大家以孩子的幸福爲上，不發一聲怨言。第二天孩子沒有一個病倒，她們真是高興。

第三天爬大山，小車難上山，保育員們又忙着跟民工把小孩揹上山，回頭又抬小車，爭先恐後沒有一個縮手，到達山頂，一齊唱歌表示勝利。第四天過山後大河，河水深及腰際，在許多沒有涉水經驗的婦女同志面前，這湍急的水流帶來了驚恐，所長立即做了克服困難的動員。大家都壯起胆子決心渡過河去，大腳婦女來回揹孩子，一部份孩子用莊裏借來的大缸盛着推過河去，小腳女同志也由別人架着過了河。沙平同志帶着兩個孩子坐在牲口上過河，不料牲口不老實，把他們摔在水裏，「啊喲」一聲，震動了河上全體同志，大家奮不顧身一齊擁上前去搶救。當他們在脫險後回憶這一段緊張的情形時，他們深恨國民黨反動派給他們帶來了艱苦的戰爭生活，同時有感于同志們在患難中的友愛精神。五天內共行軍一百八十里，安全的到了目的地——魯中保戶莊。孩子沒有一個生病，路上有人打前站佈置一切，每到指定休息地點，孩子們喝水、吃飯、睡覺、玩石子、採野花仍和在所裏一樣。

住不多久，由于敵機擾亂太狠，托兒所又決定第二次短距離的轉移，到十里路外的灣坡莊、運糧莊。爲了節省民力，托兒所自己承當了這次轉移，于是部門與部門、班與班之間掀起了搬家互助競賽。婦女同志們不但承當了拉車揹孩子的任務，還有推車挑担的。第一天行動中下雨，大家搶着護着孩子先走，小腳婦女張秀芬同志還挑了七十斤重的瓦盆，在半路上掙扎。第二天接着又去抬的拾挑的挑，小伙房劉云同志跟男同志比賽各推一輛二百多斤重的車子，保育員張光英一車推了四個小孩，都堅持到了目的地。來回搬了四天，終于全部完成任務。到此，爲了減輕前綫婦女同志負擔，又收容了幾十個孩子，增至一二名，同時建立了母子班。

一九四七年二月空前的萊蕪大勝以後，敵人重組陣營，繼續向沂蒙山區進犯，孩子們的家又不安全了，決定轉移至四十五里外的山區石門，這是行軍中所遇最難走的山路，沿途老百姓都替她們擔心：「帶着這些孩子怎麼走？」同志們拉車揹小孩還是繼着以往的精神，山谷裏寒風襲人，大家格外用心的護理孩子。快到石門時遇一陡崖，母子班的母親們揹着孩子走着害怕，由保育員們自動組織

起來上下傳遞孩子，又拉着手牽手的下了崖。

敵人對山東的重點進攻企圖已愈益明顯，五月間，托兒所決定第四次大轉移往膠東去。當時敵機猖狂，白天已不能行動，只有夜行軍，巧逢有大車去膠東，全部人物都上了車，沿途和趕車的民工拉呱進行教育，保育員們並把自己的津貼買了東西給民工吃，取得了民工對孩子們的特別關心。第一天不慎，黑暗中兩輛大車翻到山溝裏，所喜車翻不重孩子還睡着未醒沒有受傷，以後由張、楊所長親自來回巡車，民工前面探路，看有危險的地方，招呼特別注意，保育員都下車護着車走。十六夜行軍中，一夜趕七次十里，孩子們沒有耽誤吃喝，到了膠東每個孩子普遍重了兩三磅，病中行軍的小光魯恢復了健康竟重了三磅，夜間新鮮的空氣對孩子們也起了作用，他們已經習慣了這種舒適的行軍生活，到了駐地還不肯下車。

在膠東他們渡過了托兒所的黃金時代，九月間敵人的獸蹄又進入膠東，托兒所得趕緊任務就地分散，九月二十四日夜間，倉促中準備行動，由政府派少數車輛推行李，較大的孩子由男同志揹，六歲以下的孩子大部份由女同志揹着，大

家屏住氣在黑暗中摸索前進。走了十餘里，天上濃雲密佈，不一回傾盆大雨，身上沒有一寸乾布，泥漿路又爛又滑，大家手拉着手一步步走。前面又遇大河擋路，隊長在河邊大聲問：『大家冷不冷啊？』大家咬着牙回答：『不冷！』接着又悲壯的喊出：『女同志不要掉淚，不要叫苦！』的聲音，鼓足了氣大家又拉着手過河。半途郭愛明同志被水冲得暈了過去，別的同志忙架着她過了河。到了莊子住下，住房只容許孩子們安睡，很多同志在飢寒中熬過長夜。接着對羣衆做了深入的動員教育工作，在羣衆的家裏安下了孩子們的新家庭。改了稱呼，起了小名，和老百姓孩子玩在一起，這是第五次轉移。

情勢更緊張，上級爲監視革命後代的徹底安全，決定托兒所渡海到東北去，兩天內集全體人員送到海邊預備過海，可是大炮聲已震動了海面，敵人已佔劉公島，前面人員出海面不遠即遇敵艦折回，全所同志只好連夜趕回原地，五天五夜大人無一安眠，孩子吃、喝、睡，沒有大意。

不到半月又決定渡海，一條汽船上載有二百多人，擁擠不堪，暈船同志又多，在不可忍受的昏暈之中，還抱着孩子不放，幾個體壯的同志甯情云、劉公

美、郭英等服侍孩子吃喝，大家真是咬着牙關，熬過了三天三夜的船艙生活，到了遼南安東市。

一天天的冷，安東已大雪紛飛，托兒所繼續行軍，坐汽車、大車、火車到了臨江城，共走一星期，路程近八百里。將要到通化的末一天，氣候已經零下四十四度，把被子都圍着小兒，保育員們抱着孩子坐在大車裏。到處一片白雪，馬路上的積雪被來往的行人踏成冰溜，走一路滑一路，四周一遍山野，找不到可以烤火的地方。小兒凍得哭，女同志手凍麻木了還緊緊的摟着孩子。到了目的地首先給孩子烤火用鹽水洗腳，後來有少數人自己害了凍瘡，孩子却沒有一個害凍瘡的。

最後在鴨綠江畔臨江城安了家，渡過了嚴冬，防止了鼠疫、肺炎，使孩子們免于疾病。他們在和平的環境裏，得到東北人民政府的幫助，又過着幸福的生括。三個父母在東北的孩子被接了回去，他們的父母正在焦急的渴念中想着留在炮火中的孩子一定遭了不幸。當他們接到托兒所的通知及至看到自己又白又胖已會說話的孩子（留下時大抵不滿足歲），真是喜出望外，不知用什麼來表示他們

對黨和政府以及托兒所同志們的感激。他們與托兒所同志保持着親密的聯系，送照片及糖菓來，每一次的信件都誠懇表示了他們的感激以及他們將更好的爲人民服務的決心。這些信件也一定立即在保育員中傳誦，有的搶着拿去當她們的學習材料，這就是她們最大的愉快，這是第六次大轉移。

一九四八年五月，山東大部解放，敵人已處於節節敗退的形勢，而且他們的猖狂將一去不復回了，托兒所接到令人興奮的南歸的通知，又開始了三個月的行軍，時值酷暑，一路上注意孩子的飲食，避免了流行病瀉肚，麻疹，健康的回到魯中。這裡等待他們的除了黨和政府的慰問外，同樣有許多億測自己孩子已在大轉移中病亡的父母，只帶着繳倖的心理聚集在他們的門首，及至看見長大了並且十分健康的孩子，歡喜地了不得。想到戰爭中竟把保育孩子的責任完全交給了托兒所，真有說不出的感激，托兒所同志也把完成這種任務當做無上的安慰。



新中國的新婦女

編者

中華全國民主婦女
聯合會宣傳教育部

出版者

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

發行者

新華書店

一九四九年六月出版

1--10,000(P)

22

定價 4.80